

骨 肉 之 間

(葉戈爾布萊曹夫及其其他)

高爾基 著 郝拔夫 譯

ECNULIB



10009815802037

445
332 BH

骨 肉 之 間

(他其及夫曹萊布爾戈葉)

譯夫拔郝 著基爾高

光華大學圖書館
KWANG HUA UNIVERSITY LIBRARY

56210

文匯出版公司發行

民國廿九年一月

2489

~~7910~~

登場人物

葉戈爾、布萊曹夫

克心尼婭——其妻

佛爾法娜——克心尼婭所生的女兒

亞力山大德娜——妍頭所生的女兒

梅蘭尼婭——尼姑，克心尼婭底妹妹

茲鳳綽夫——佛爾法娜底丈夫

賈勤——茲鳳綽夫底堂弟

莫克、巴史金

法西里、道司契加耶夫



亞里沙威達——道司契加耶夫底妻子

安東林娜——道司契加耶夫前妻所生的女兒

愛列克西——道司契加耶夫前妻所生的兒子

伯佛林——牧師

醫生

喇叭手

蘇布羅瓦——妖婆

普羅波特——妖師

格拉威娜——女僕

泰霞——梅蘭尼婭底侍婢

莫克盧索夫——警官

鴨可夫、拉卜契夫——布萊曹夫底乾兒子

第一幕

佈景 一個富商家裏的飯廳。沉重而龐大的家具。寬大的皮製的沙發床。沙發床的旁邊有一個樓梯，通到第二層樓。右角是弄堂——掛着燈籠——，到花園去的出口。冬季裏清朗的一天。克心尼婭坐在桌旁，擦洗茶具，格拉威娜在弄堂裏燈籠下面摘花。亞力山大德娜走進來，穿着睡衣，赤足拖着拖鞋，沒有梳頭，頭髮是棕黃色，和葉戈爾、布萊曹夫的一樣。

克 啊哈，蘇娜，你還睡……〔蘇娜即亞力山大德娜之簡稱。〕

蘇 不要嚕噓，沒有用的。格拉沙，端咖啡來吧！喂，報紙在那裏？

格 送到上面佛爾法娜那裏去了。

蘇 拿下來。全家只訂一份，鬼東西！

3
克 誰是鬼東西？

蘇 爸爸在家不？

克 到受傷的那裏去了。誰是鬼東西，茲鳳綽夫兩口子不是？

蘇 是，就是他們（走到電話筒前面，拿起電話筒）一七、六三。

克 哼，我告訴他們，看你怎樣……罵他們哩！

蘇 請安東林亞講話。

克 看你放肆到什麼地步？

蘇 （向電話筒裏說。）是你嗎？安東林娜。滑雪去嗎？不爲什麼？看戲嗎？你拒絕啊！嚶，你這非

法的寡婦……好吧！

克 你怎的稱這個姑娘是寡婦呢？

蘇 她的未婚夫不是死了嗎？

克 到底她還是一個姑娘。

克 吓，不害羞的！

格 (送上咖啡。)報紙佛爾法娜自己拿來。

克 你這大的年紀，知道得多了是不好的。知道得少，就睡得好。我像你這大，什麼也不知道……

蘇 你現在也……

克 吓，你這個東西！

蘇 唔，姐姐來了，走的樣子多麼莊嚴。Bon jour! Madame, Comment Ça Va?

佛 已經十一點了，你還沒有穿衣，還沒有梳頭……

蘇 又來了。

佛 你看見父親溺愛你……他又不康健，你就越發乘機賣乖……

蘇 你這，打算多鬧一回不是？

克 父親的康健，與她有什麼相干？

佛 我一定把你的行爲告訴父親……

蘇 預先謝謝你。完了沒有？

佛 你——混蛋。

蘇 不相信。我才不是混蛋。

佛 棕毛的混蛋！

蘇 佛爾法娜，你這完全是白費氣力。

克 看，教訓她吧！

蘇 你的性格也不見得好些。

佛 好吧……好吧……媽媽，到廚房裏去吧，廚子在那裏耍脾氣……

克 你不好受，兒子被打死了。

佛 這不是耍脾氣的理由。現在，被打死的有多少……（二人同下。）

格 你也白白地氣他們。快喝吧，我這裏還要收拾。（拿着煎水壺退。蘇娜靠着倚靠坐着，閉上

眼睛，兩手撐着她那棕黃色的蓬着頭髮的頸子。）

茲 （從樓梯下來，拖着拖鞋，輕輕地走近蘇娜，從後面摟抱她。）

你默想什麼？棕色的母羊？

蘇 （不睜開眼睛，身子也不動。）不要動我。

茲 爲什麼？這樣你不是好受嗎？你說吧，對不對？好受不是？

蘇 不。

茲 爲什麼？

蘇 放手吧。你裝腔作勢。你並不喜歡我。

茲 要我喜歡，對不對？（樓梯上站着佛爾法娜。）

蘇 如果佛爾法娜知道了……

茲 低聲……（退後，教訓式的說話。）對的……應該自己作主。還得學習。

8
佛 她寧可講刻薄話，寧可與安東林娜一塊吹肥皂泡……

蘇 吹肥皂泡又怎樣？我愛吹。怎麼，你可惜肥皂嗎？

佛 我倒是在可惜你。我不知道——你將怎樣過活？中學校都要你退學……

蘇 不是事實。

佛 你的女朋友——瘋頭瘋腦的。

茲 她想學音樂。

佛 誰？

茲 蘇娜。

蘇 不是事實。我不想學音樂。

佛 你從那裏造出來的？

茲 蘇娜，你不是說過想學音樂嗎？……

茲 唔……奇怪。不是我自己憶想出來的呵！法娜，你太生她的氣……

佛 你也就過於慫恿了。

茲 什麼叫做——『過於？』你本來知道我的計劃……

佛 計劃，倒是計劃，但是我覺得，你的慫恿，有些可疑。

茲 你真荒唐……

佛 真的嗎？荒唐嗎？

茲 你想一想：在這樣最嚴重的時候却鬧出吃醋的把戲，適宜不適宜？

佛 你下來幹什麼的？

茲 我嗎？這裏……報紙上有一個廣告啊，……看守森林的人來了，他說：農夫們包圍了

狗熊。

佛 登拉特在廚房裏。廣告上說的什麼呢？

茲 這真氣壞人！你怎樣的態度和我談話？難道我是小孩嗎？鬼知道……

佛 不要嚷！大概是父親回來了。你看，你還是這個樣子。

（茲鳳紳夫急忙走上樓去。佛爾法娜迎接着父親。蘇娜穿着綠色的冬天短衣，戴着綠色暖帽，跑近電話筒，布萊曹夫抓着她，默不作聲地攆到懷裏。跟着布萊曹夫進來的，是牧師伯佛林，他穿着淡紫色的法衣。）

布 （桌旁坐下，摟着蘇娜的腰，蘇娜則撫摸着他那金銅色而雜着白的頭髮。）人們死傷得這多，簡直叫人見着害怕……

伯 一向可好嗎，蘇娜？請你原諒，沒有向你道好……

蘇 伯神父，倒是我應該道好，可是爸爸抓着我，像狗熊一樣……

布 住嘴！蘇娜，要恭敬些！這些民衆，現在怎樣辦呢？在大戰以前，我們的無用的人也過於多了。白白鑽進了這個戰爭……

伯 （歎氣。）這是無上威權的見解。

布 對於日本人，也曾見解得不好，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奇恥大辱……

伯 可是戰爭並不僅只破壞，而且也使經驗豐富，同樣也使……

布 有些人，是打仗；另一些人，就打劫。

伯 加之，沒有上帝的意志，宇宙間連什麼都不能完成，我們的苦惱又有什麼用呢？

布 伯佛林，你不要宣傳了……蘇娜，你預備滑雪去嗎？

蘇 是，我等安東林娜。

布 好吧……要是不去，過五分鐘，我就喚你。

（蘇娜跑上樓去。）

伯 長得像仙女一樣了……

布 就身段來說——好，靈活；可是面孔却不行。她的媽媽是不漂亮的。聰敏得像妖怪一樣，但不漂亮。

伯 亞力山大德娜底面孔……有些特別……並不是不惹人注目。她的生母，是那裏的人？

布 西伯利亞的人。你說，無上的威權……是從上帝那裏來的……還有與這一類的話，而國會又怎樣呢？從那裏來的？

伯 國會嗎，說起來，就是威權本身容許削小牠自己的作用。有許多人說，甚至這是威權本身致命的錯誤，但是，對於我們教堂裏的信徒，却不宜參加這些問題底考究。加之，在我們現代的時候，僧侶肩上是有一種義務：要鼓起勇敢的精神……要加深對天使，對祖國的愛戴……

布 鼓起了人的精神，自己却落到了水井……

伯 你已經知道，我曾說服了我教堂的掌事叫他擴大歌唱隊，並且也曾與伯特林格將軍商量，請他捐幾個錢來替正在建築的教堂購置一個大鐘，這個教堂，是替與你同名的先帝葉戈爾建築的……

布 他沒有捐嗎？

伯 拒絕了，甚至他還令人難乎為情的開了玩笑他說銅貨嗎？就是團部裏軍樂隊裏的

銅我也不愛！至於你，布先生也該捐幾個來備置大鐘才好，因為你身體不大舒服的緣故，對不對？

布（起身）大鐘的響聲，醫不好病。

伯 怎麼知道呢？科學沒有說明病的原因。在外國某些療養所裏，都拿音樂來治病，我會聽見這樣說過。就在我們這裏，也有消防手，是拿吹喇叭來治病……

布（笑）吹的那一種喇叭？

伯 銅的。有人說，很大的喇叭哩！

布 啊，如果很大……就醫得病好嗎？

伯 好像是有效哩！高貴的葉戈爾先生，什麼事都會有的啊。什麼事都會有的。我們是住在黑暗裏，是住在很多的和不可解決的黑暗底陰沉裏。我們看來，似乎是光明呀，而這個光明，是從我們的理智裏來的，但是，你看，只是對於視覺，才覺到光明，至於精神呢，也許只是被理智所蒙蔽着，甚至——消滅了去。

布 (歎氣) 啊, 你的話真多……

伯 (更加興奮) 舉一個例吧, 就拿有福氣的普羅科比來說, 一般庸人都稱他是傻瓜, 但這個男子漢的生活多麼快樂……

布 唉, 你又是這一套……宣傳了! 再見吧!

伯 誠心誠意祝你康健。替你禱告……(退)

布 (摸右脅, 到沙法床前, 呻吟) 豬一樣的東西。拿基督的肉和血吃飽了……格拉威娜!
……呢……

佛 你怎麼樣?

布 沒有什麼。我喚格拉威娜。唉, 你裝飾起來了! 到那裏去?

佛 去看替病好了的人募捐的戲……

布 鼻樑上還要戴上眼鏡嗎? 說眼睛看不見, 只是撒謊, 不過爲的時髦戴着……

佛 爸爸, 你也應該和亞力山大德娜說一說, 她的行動不可救藥, 變得實在十分難受。

布 你們都是好的！去吧！（喃喃自語。）難受。我的病好了，我叫你們……好受。

格 你喚了我沒有？

布 喚了。嚶哈，格拉威娜，你好到什麼田地呀！強健啊！天真啊！而我的佛爾法娜好像水獺

一樣！

格 （看着樓梯。）她的運氣。如果她漂亮，你一定也把她拉到了自己的床上。

布 你說的女兒嗎？記着，蠢才！你說的什麼？

格 我知道啊！你摟抱蘇娜，像摟抱外人一樣……像丘八一樣！

布 （驚愕。）唉，格拉威娜，你發瘋了！你吃女兒的醋嗎？關於蘇娜，你豈敢這麼來想。像丘

八一樣……像外人一樣！你落過丘八底手裏嗎？呢？

格 說這些話，不是地方……不是時候。你喚我幹嗎？

布 叫登拉特進來。等一會給我手吧。到底還是愛嗎？而且愛病夫嗎？

格 （倒在他的懷裏。）你——我的冤家呀……你——，不要害病呀！不要害病……（放

手，跑退。）

布（愁眉微笑，舌舐嘴唇。搖頭。臥下。）

登 你好吧，葉戈爾，法西列維奇！

布 謝謝。帶來了什麼？

登 好東西：他們包圍了狗熊。

布（歎息） 唉，這……：只使人羨慕，並不使人快樂。現在，狗熊這東西，對於我，已經不是娛樂。他們在砍樹嗎？

登 多少幹一點。沒有人呵。

（克心尼婭上。修了裝飾，手戴着鐲子。）

布 你幹什麼？

克 沒有什麼。葉戈爾，你也該再不受狗熊的誘惑了，你那還能打獵。

布 住嘴。沒有人嗎？

登 剩下來，是些老頭，還有小孩子。送了五十個俘虜給侯爵，因為他們不能在森林裏幹活。

布 他們大概，是同女人幹活吧。

登 可不是這樣。

布 對的……現在女人正餓得很。

克 聽見說，每個鄉村裏都淫蕩得很……

登 克心尼婭、鴉可芬娜，為什麼說是淫蕩呢？他們打死了農夫，而小孩不要製造嗎？結果是誰打死了人，他就製造小孩……

布 好像是這樣……

克 俘虜的孩子怎麼樣啊！對的，當然呵，如果男子漢強壯的很……

布 女人真是蠢才，俘虜那有興趣要這種女人生孩子。

克 我們的女人倒是聰明。強壯的農夫，都被趕着打仗去了，剩下來只有……律師。

布 死傷的人——真多……

克 可是因此其餘的富翁就能生活。

布 倒想穿了！

登 皇帝總嫌人不夠。

布 你說的什麼？

登 我說，皇帝總嫌人不夠。自己的倒養不活，却還想侵吞人家。

布 對的，這真對！

登 不然，就不能懂得——有什麼意思我們要打仗？你看，人家打我們，為的是我們貪慾無厭。

布 登拉特，你說得真對！你看，鴉可夫，我的乾兒，也曾說道：貪慾是一切煩惱之母。他——在那裏怎樣？

克 找出聰敏人了！他刻薄，但不聰敏。

登 克心尼婭、鴉可芬娜，刻薄也是從聰敏來的。葉戈爾、法西列維奇，他在那裏會挑選出了十來個逃兵，安插了他們的工作，還不錯——他們作工哩。不然……

布 唔，這件事情……如果莫克盧索夫知道了——就會鬧起來。

登 莫克盧索夫知道啊。他而且歡喜。對於他——這樣要輕鬆些。不然，他們就會幹起盜賊的勾當來。

布 唔，看吧……

（茲鳳綽夫從樓上下來）

登 關於狗熊，那末……

布 狗熊——你的運氣。

茲 請讓我把狗熊送給伯特林格吧！你知道，他對我們……

布 知道，知道啊！送給他吧。不然，就送給僧正！

克 (笑) 看一看僧正怎樣打狗熊的才好。

布 好吧，登拉格，我乏了，再見吧！好像都不大好，我的老兄，不是嗎？只要我一病倒，什麼都不順遂起來……（登拉特默不作聲地鞠躬，退下。）克心尼婭——叫蘇娜進來吧。你默想什麼，安得列？快說吧！

茲 我想到拉卜契夫的事……

布 怎麼的？

茲 我已經知道，他與不良份子有勾結……並且在科坡索夫的集場上，他曾向農夫們發出反對政府的言論。

布 得了吧！現時什麼集場呢？什麼農夫呢？你們爲什麼都講鴉可夫的壞話呢？

茲 他似乎也是我們家裏的人哩……

（蘇娜跑進來）

來吃午飯了……去吧，安得死……以後再說……

蘇 他又說了鴉可夫的壞話不是？

布 不干你的事。坐到這裏來。大家也都講你壞。

蘇 大家——是誰？

布 克心尼婭，佛爾法娜……

蘇 這還不是大家。

布 我講的正經話，蘇娜。

蘇 你講的正經話——不是這樣。

布 你刻薄大家，什麼也不幹……

蘇 如果我什麼也不幹，又那裏來的刻薄呢？

布 誰的話你都不聽，

蘇 誰的話我都聽。聽着要區呀 棕黃頭！

布 你自己才是棕黃頭，比我還壞。你看，同我說話……也不對頭！應該罵你一下，但是不願意。

蘇 不願意——就罷了。

布 噢！不願意——就能了。這樣倒容易過活，但是不行！

蘇 有誰打擾呢？

布 大家……都打擾。你就不懂得這一點。

蘇 你教吧，讓我懂得，讓人不要打擾我。

布 唔，這一點……你學不會的！你幹什麼，克心尼婭？蕩來蕩去，你找什麼？

克 醫生到了，巴史金也等着。亞力山大德娜，整一整裙吧，看你是怎樣坐着的？

布 (起身) 叫醫生進來。我睡着是有害的，睡傷了。嚶……避一下吧。蘇娜！不要拐了脚，

當心一些！

布 不甚好。醫得不行，尼芬特、格利格列維奇。

醫生 嚕，喏，到你房裏去吧……

布 （與醫生並肩走。）你開給我最烈最貴的藥方吧！老兄，我一定要復原才好！你醫治好了，我就修一個病院，請你當院長，那時候，你想什麼，就做什麼……（二人退。）

（台上是克心尼婭，巴史金）

克 醫生說了什麼話？

巴 他說，肝上長了癰子……

克 啊，你，天呀！他們想出了些什麼東西啊！

巴 他說，病勢危險。

克 自然啊！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事最難。

巴 不是病倒的時候啊！到處都是搖錢樹，窮人都變成了巨富，可是他……

克 對的，對的！人們都這樣發起財來，這樣發起財來啊！

巴 道司契加耶夫發胖到這個樣子，走起路來連所有的衣扣都扣不上，一開口就是幾

千幾千的。而葉戈爾、法西列維奇底頭腦好像麻木起來。剛才他說道：我活着沒有做一件真正的事業。這是什麼意思？

克 啊，我也看出，——他說得不好。

巴 你看，他已經靠着你和妹妹的資本來養活了。還得增加才行。

克 莫克，我錯了，早就知道錯了。一嫁嫁着了個店夥，不得其人。如果嫁給了你，——多麼平安的過活呀！可是他……天呀！多麼無禮的東西！那一件事我不是嘔着他的氣。在外面養了女兒，却把她駕御到了我的頸子上。選了一個女婿，是壞裏又壞的。莫克，彼得羅維奇，我害怕女婿和佛爾法娜騙我誑我，讓我成一個窮光蛋……

巴 什麼事都會有的。戰爭呀！在戰爭中——既沒有廉恥，也沒有慈悲。

克 你是我們的老管家，是我的爸爸一手提拔起來的，你替我想一想……

茲 怎麼，醫生走了嗎？

克 還在那裏。

茲 莫克、彼得羅維奇，錢呢怎麼樣？

巴 伯特林格不接受。

茲 須得給他多少？

巴 大約……五千，少了不行。

克 這樣一個強盜！還是老傢伙哩！

茲 經過穰娜嗎？

巴 一定，這是講好了的。

克 五千呀！爲的什麼呢？

茲 現在的錢不值錢。

克 是在旁人口袋裏……

茲 丈人同意不

巴 我正是來問他同意不……

醫生 (由房內出來，拉着茲鳳綽夫底手。) 須得這樣……

克 啊哈，請你給錢吧……

醫生 應該讓病人多躺着。任何事情，煩惱，刺激——對病人是非常有害的。要平心靜氣

又平心靜氣！然後……(向茲鳳綽夫密語。)

克 爲什麼不可以告訴我呢？我是他的妻子哩。

醫生 有事情不方便對女人講出來。(又作密語。) 今天晚上就這樣幹。

克 你們幹什麼呢？

醫生 召集醫生會議。

克 我的媽呀……

醫生 這——不要害怕。好，再見！(退。)

克 多麼嚴格……像煞有介事的！只五分鐘，就要五塊整的。六十塊一點鐘呀……還了
得！

茲 他說，要用手術……

克 開刀嗎？這不行啊！我就不讓開刀……

茲 你聽吧，這就太無知識了！外科，是科學呀……

克 我見你科學的鬼！你瞧！你同我說話，也不見得有知識。

茲 我所說的，不是關於體面不體面，而是說你的黑暗無識……

克 你自己不見得光明些。

茲 （揮手，退到一邊。）

格 （往台前跑。）

克 那裏去？

格 寢室裏按鈴叫人……

克 (與格拉威娜一塊到丈夫那裏去。)

茲 丈人生病真不是時候。

巴 可不是。他礙人的事。現在這樣一個時候，聰明的人，都像變把戲的一樣，直接從空氣裏面拿錢。

茲 哼，可不是。還加上革命是會來的。

巴 這我就不同意。在一九〇五年，已經有過了革命。沒有出息的事件。

茲 在一九〇五年，是造反，不是革命。那個時候，農民和工人都在家裏，而現在，都在戰線上。現在的革命，將是反對官僚，總督，總長們。

巴 如果這樣，那就謝天謝地！官僚，比虱子還壞，鑽到身上，擺也擺不脫……

茲 皇帝顯然是不能統治的。

巴 在商人中間也是談論這一套。似乎說有個農夫迷着了女皇？

(佛爾法娜在樓梯上聽着。)

茲 可不是，就是格利哥里、拉斯卜金。

巴 可就不相信鬼話。

茲 你相信姘頭不？

巴 像說故事一樣。女皇——有的是將軍——上百數。

佛 你們談些多麼粗野的話。

巴 佛爾法娜、葉戈爾芬娜，大家都是這樣講哩。可是我，始終認為沒有皇帝是不行的！

茲 皇帝應該不是在彼得堡，而是在腦袋裏。戲完了嗎？

佛 改了期。到了一個什麼檢查官，——晚上會來一隊傷兵，大約五百人。可是沒有地方給他們住。

格 莫克、彼得維奇，有人請你。

巴 （退下，把冬帽忘記在桌子上。）

佛 你同他說什麼真心話呢？你本知道他是替媽媽來偵探我們的這個帽子他已經戴

了十來年，守財奴！渾身發臭了！我不懂，爲什麼你和這個騙子

茲 唔，得了吧！我想向他借錢來買遞伯特林格：

佛 我早已告訴了你，這些事情，麗沙、道司契加耶夫可以經過穰娜來替你辦妥哩，而

且還要便宜些……

茲 麗沙騙你……

克 （從丈夫的房裏出來。）你們勸一勸他，叫他躺着吧！他在那裏踱步，罵着莫克……噯，

天呀……

茲 佛爾法娜，你去吧……

布 （披着睡衣，拖着拖鞋。）還有什麼呢？不幸的戰爭嗎？

巴 （跟在他的後面。）誰還爭論呢？

布 對誰不幸呢？

巴 對我們。

布 對誰——對我們？你不是說：許多人從戰爭裏發大財嗎？對不對？

巴 那末……就是對民衆……

布 民衆，農夫不是死與不死，對他們反正一樣。這就是你的真理！

克 噯，你不要動氣了吧？對你有害的……

巴 那裏的事？這又是什麼真理呢？

布 真正的真理！這正是真理？我直接了當的說：我的事情，是要賺錢，而農夫的事情，是種田，是購買商品。還有什麼其他的真理？

巴 自然，是倒是這樣……然而……

布 什麼然而？你偷竊我的東西的時候，還想什麼呢？

巴 爲什麼你侮辱人呢？

克 佛爾法娜，你觀望着幹嗎？勸他呀！人家叫他要躺着哩。

布 你想着民衆嗎？

巴 當着人們面前也侮辱我！我偷竊！要有證據啊！

布 用不着證明。大家都知道！偷竊行爲，是合法的事情。也值不得侮辱你。侮辱了你，你也不會變好些，反而會變壞。偷東西的，並不是你，乃是盧布。盧布本身，就是大強盜……

巴 只有一個鴉可夫、拉卜契夫才這樣講。

布 啊，他也是這樣講。好，去吧。再不要給伯特林格賄款了。已經給夠了，夠那個老鬼買棺材和膏藥的！你們集在這塊幹嗎？等什麼？

佛 我們什麼也不等……

布 好像——真不等什麼嗎？那末，就去幹自己的事。事有得幹的不是克心尼婭，去說我，那裏，要通通氣。那裏悶得很，一陣酸的藥水味。叫格拉威娜端上梅子汽水來。

克 你吃不得汽水呀。

布 去，去吧！我知道，什麼吃不得，什麼吃得。

克 （正退下。）如果知道了……

(全體退。)

布 (手扶着桌子,圍着桌子走。再向鏡子裏看,差不多是盡自己的嗓子說道。)葉戈爾,你的事情有些不好了。老兄,你的面孔……已經不是你的了,像什麼樣了啊!

格 (拿着茶具,裏面裝的牛乳。)給你牛乳。

布 拿去喂貓吧。我呢——拿汽水來。梅子做的。

格 叫不給你汽水。

布 他們叫不給,你還是端來。站住,你覺得怎樣——我會死嗎?

格 決不致這樣。

布 爲什麼呢?

格 我不相信。

布 不相信嗎?我的事情——有些不好!很不好,我知道啊!

格 我不相信。

布

頑固，唔，端汽水上來！我要吃梅子做的……牠——吃着有益處。（走近茶點櫃子。）
關上了，鬼東西。真是豬一樣！他們防備我，好像我是犯人，好像——坐牢一樣。

（閉幕）

第二幕

佈景 布萊曹夫底客廳，茲鳳綽夫與買勤在廳的一角圍着一個小圓桌坐着，桌上放着酒瓶。

茲 (抽煙) 懂得嗎?

買 憑良心說，安得列，我真不喜歡這樣……

茲 錢，你喜歡嗎?

買 很抱歉，錢倒是喜歡的。

茲 你，憐惜誰呢?

買 當然，憐惜自己……

茲 有什麼可憐惜的啊!

買 你知道，我到底是我自己唯一的朋友。

茲 你也該不過於研究哲學似的斟酌，就只想想得了。

賈 我正是想想。她這個女孩子真無法無天，難得和她一塊。

茲 離婚好了。

賈 錢在她手裏哩……

茲 我們這樣辦，要使錢是落在你的手裏。讓我來制服蘇娜。

賈 憑良心來說……

茲 這樣，他們就要忙着把她嫁人，陪嫁的東西也就會增加。

賈 你……真聰明！什麼陪嫁的東西呢？

茲 五……

賈 五萬？

茲 扣子。

賈 真的嗎？

茲 可是你得開我一張期票要寫一……

買 一萬？

茲 不，盧布呀！怪物！

買 太……多……

茲 那末，就停止談判。

買 你……都是正經話嗎？

茲 說起錢，只有傻瓜才不說正經話……

買 (微笑。) 幹吧……想的真不錯。

(道司契加耶夫上)

茲 高興得很，你，大概懂得了。像你這智識份子無產者，在這樣野蠻殘酷的時代是不行……

買 對，對，自然啊！但是——我就要到法庭。

道 斯節巴沙，你爲什麼這樣慌亂？

茲 我們想起了拉斯卜金。

道 這真是命運，不對嗎？西伯利亞一個簡單的農夫，——不是和教主、總長們下過棋嗎？撈了幾十萬呀！少於一萬的賄款，他就不取！我知道，從上官的手裏，——也沒有拿過！你們喝的什麼？布爾港斯克的不是？這種酒厲害，應該在午飯前喝牠，不文明的人！

茲 你怎的找着了丈人？

道 那裏用得着找，——他也沒有藏起來。你，斯節巴沙，可替我拿一個杯子吧。（買勤從容下。）應該直接說，布萊曹夫的樣子不好了，對不對？他的情形危險……

茲 我也覺得……

道 的確，的確！正是這樣。並且，他害怕死，正因爲害怕，就一定會死。你也顧到這個事實吧！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是這樣，口張開不得，手放在口袋裏——不行。國家的垣籬，四方八面都有豬在掘，並且，革命是會來的，連總督也懂得這一點……

賈 葉戈爾、法西列維奇到飯廳裏去了。

道 (取杯子) 謝謝你，斯節巴沙。你說，他去了嗎？好，我們也就到那裏去。

茲 大概，實業家懂得自己的作用……

(佛爾法娜與亞尼沙威達走來。)

道 莫斯科的嗎？那裏有不懂得？

亞 他們喝的樣兒，像麻雀似的。而布萊曹夫在那裏吼，真難聽！

道 爲什麼美國繁榮？因爲那裏掌握政權的，是主人本身……

佛 穰娜、伯特林哥瓦的確完全相信美國的女廚子到市場上去是坐汽車。

道 這完全可能。不過……大概是破車吧。你，佛爾法娜，總是與軍人周旋嗎？想做中校不是？

佛 啊哈，多麼腐敗！你想什麼，賈勤？

賈 唔……沒有什麼，想一般的……

亞 (對着鏡子。) 昨天穰娜講了一個頂好的笑話給我聽，真動人！像一朵花一樣！

道 怎樣，怎樣——怎樣的笑話？

亞 有男子在跟前——不好說。

道 好一朵花！

(佛爾法娜與亞尼沙威達交接耳，說了一些什麼。)

亞 丈夫！你要在這裏坐到酒瓶子乾嗎？

道 我又礙誰的眼呢？

亞 (對買勤。) 斯節巴沙，你知道這段聖詩嗎？「男子漢，多榮幸，惡棍窟，既不去，罪人道

上亦不留。」

買 好像記得這麼一點……

亞 (攜着他的手臂。) 可是他們，他們正是不幸的罪人，你呢，是月兒、愛兒等等當中悠

靜的青年，對不對？(拉他同退。)

道 真是個嚙嚙婆。

佛 法西里、愛菲莫維奇、媽媽和巴史金請了姨媽梅蘭尼婭。

道 尼姑嗎？啊，這個野獸才厲害哩！她將要反對道司契加耶夫與茲鳳綽夫的公司，她

反對呀！她主張用克心尼婭、布萊曹夫和道司契加耶夫的招牌。

茲 她也許要把股子抽回去。

道 梅蘭尼婭的錢——有多少？七萬有沒有？

茲 九萬。

道 總算一大筆款子！個人的還是尼姑庵的呢？

佛 這怎能探聽得出！

道 要探聽，倒能夠。什麼東西都能探聽得出！你看，德國人，他們不祇知道我們在戰線上有多少兵士，而且甚至知道每個兵士身上有多少虱子。

佛 你也該正經地說點什麼……

道 可愛的佛爾法娜，不會計算口袋裏有多少錢，就不能做生意，就不能打仗。梅蘭尼婭的錢，可以這樣探聽出來：有一個女子，叫塞格列嘉、包盧波陽林諾瓦，她是黎甘德爾僧主晚上作禱告的參加者，而黎甘德爾什麼錢都愛數一數。此外，在管教會裏還有一個人，我們把他留作後備。佛爾法娜，你擔任去與包盧波陽林諾瓦談判，如果知道錢是尼姑庵的，那末，就可不言而喻！我這美女到那裏了呢？

格 請到飯廳去。

道 快。唔，走吧？

佛 （似乎衣裳絆在沙發椅上。）安得列，幫我一下！你相信他嗎？

茲 找着了一個傻瓜。

佛 啊哈，多麼一個騙子，對付姨媽，我確想得不錯。但是怎樣對付賈勤呢？

茲 讓我來破壞。

佛 應該趕快：

茲 爲什麼？

佛 你瞧，出葬以後，——便得久等。而爸爸的心臟也虛弱……加上，我還有其他的原因。

（大家退下，碰着格拉威娜，格拉威娜怒目看着他們的後面，在桌子上收拾碗具。拉卜契夫上。

格 昨天有個消息，說你已經被捕。

拉 真的嗎？這一定不正確。

格 你還在開玩笑。

拉 吃——沒有東西；生活——倒快樂。

格 小心玩笑開掉了腦袋哩。

拉 玩笑開得好，人家並不打擊，反而誇獎，所以我鴉可夫如果吃虧，是因爲開玩笑開得不好。

格 鬧吧，胡說吧！登加、道司契加耶瓦在蘇娜那裏。

拉 呸，用不着她！

44
格 叫蘇娜來不？

拉 好。喂，布萊曹夫怎樣？

格 （怒。）你叫起布萊曹夫來了！他是你的乾爹呵！

拉 不要生氣好了，我的乾媽！

格 他不好了。

拉 不好了嗎？等一會，等一會呀！乾媽，我的朋友餓着肚皮，弄一點麵粉，兩普特，或一麻布

袋，行不行？

格 怎樣——我替你去偷主人的嗎？

拉 可不是，已經不是第一次哩！反正一樣，以前業已犯了罪，由我擔負！真正的話，朋友們真的想吃哩！由於你的勞動，這屋子裏屬於你的，要比屬於主人的多。

格 我聽過你這些話了！明天早上，要送麵粉給登拉特去，從他那裏取一麻布袋能。（退。）

拉 謝謝！（坐在沙發上。打個大呵欠到流出眼淚，擦去眼淚。向四週看。）

克 （走出來，喃喃自語。）都跑開了，像魔鬼聞着香燭一樣……

拉 你好嗎……

克 哦噫！啊哈，你在這裏坐着幹嗎？

拉 應該走動不成？

克 有的時候，到處都找不着他，有的時候，突然的跑來！好像摸瞎一樣。乾爹病了，你也該……

拉 我也該害病，是不是？

克 你們都發了瘋，還要染着別人。真叫人不懂！哦，你聽，他們要把沙皇關到籠裏，像關愛莫爾加、卜加曹夫一樣。這是，讀書的人撒謊的嗎？

拉 什麼事都會有的，都會有的！

格 克心尼婭、鴉可夫芬娜，請來一會。

克 又有什麼事得不到清閒……哦，天呀……（退下。）

蘇 （跑出來）你好嗎！

拉 蘇娜，我就到莫斯科去，錢沒有，幫助一下吧！

蘇 我有三十個盧布……

拉 五十個，行不？

蘇 我想方法。

拉 晚上，到車上去，可不可以？

蘇 好。喂，你聽……會發生革命不？

拉 革命已經開始了！你，怎麼，不看報嗎？

蘇 我——報看不懂。

拉 你問賈勤。

蘇 鴉可夫，講一句實話：賈勤爲人怎樣？

拉 見你的鬼！半年來，你自己差不多天天見着他。

蘇 他誠實嗎？

拉 唔……不錯，誠實。

蘇 爲什麼你說得不肯定呢？

拉 他笨。這麼糊塗。大概是嘔了氣。

蘇 嘔誰的氣？

拉 在大學二年級裏考落了。現時在哥哥那裏作工，當祕書役，而哥哥却……

蘇 茲鳳綽夫是騙子不？

拉 自由主義者，立憲民主黨人，一般地說來，他們都有點是騙子。你把錢給格拉威娜，她
有方法。

蘇 格拉威娜和賈勤都幫助你不？

拉 幫助什麼？

蘇 不要裝樣，鴉可夫！你本懂得。我也想幫助你，聽見沒有？

拉 （奇怪。）怎麼，你這個女孩，好像只今天才醒來嗎？

蘇 （生氣。）你沒有膽量敢取笑我！你——混蛋！

拉 可能的，也許是混蛋，可是，我到底是想懂得……

蘇 佛爾法娜來了！

拉 啊，我不願意見着她。

蘇 走……快些。

拉 （抱着她的肩。）到底——你是怎麼一回事呢？（二人退下，順手關上門。）

佛 （聽見了鎖門的聲音，走到門前，拉了幾下。）是你嗎？格拉威娜！（沈默一會）那裏有誰是？

真是祕密……（迅速退下。）

（蘇娜拖着登拉特的手上。）

登 蘇娜，你到底拖到那裏去？

蘇 站着！告訴我：城裏都尊敬我的父親不？

登 到處都尊敬富人。你盡是淘氣……

蘇 是尊敬呢，還是害怕？

登 如果不害怕，就不會尊敬。

蘇 愛的什麼呢？

登 愛嗎？我不知道。

蘇 你知道有人愛不？

登 愛他嗎？怎樣說呢？馬車夫好像愛他，因為他不同他們講價，要多少，他就給多少。而馬

車夫，自然傳另一個馬車夫，於是……

蘇 （蹬脚。）你開玩笑嗎？

登 爲什麼我說實話。

蘇 你變刻薄了。你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

登 我那能成了另外一個人！已經遲了。

蘇 你對我誇獎過父親。

登 我現在也不侮辱他。每一條魚都有自己的鱗。

蘇 你們都是撒謊。

登 （垂首嘆氣。）你不要生氣，心也表明不了什麼。

蘇 滾開吧！喂，格拉威娜……唔，有誰鑽來了……（隱藏到布帘後面。）

（亞列克西道司契加耶夫上，修飾得美麗，穿着馬褲，瑞士的短上衣，全身是皮帶和口袋。）

愛 格拉威娜，你一天天長好了。

格 （板着面孔。）聽着舒服。

愛 我倒不舒服。（攔着格拉威娜的去路。）我不喜歡好的，如果她不是我的。

格 請你放我過去吧。

愛 發個慈悲吧。（打呵欠，看表。安東林娜上，不久買動上。）

蘇 你，大概，也吊女僕的膀子嗎？

安 他啦，——反正是一樣，就吊魚的膀子也是好的。

愛 女僕，如果脫去了她的衣服，並不比太太壞。

安 聽見沒有？他現在總是說這一套，真是像沒有在戰線上生活過的，而是像在酒館裏……

蘇 可不是，他以前也是這樣懶，只是在口頭上却沒有這樣大膽。

愛 我在事實上也是。

安 嚶哈，多麼撒謊！他是懦夫，懦夫啊！他非常害怕後娘調戲他。

愛 你捏造什麼呢？混蛋！

安 也是貪錢貪得令人作嘔的東西。你知道，有一天，他沒有說一句醜話，我就給了他一個盧布和二十個哥比，他真收下了！

愛 買勤！你喜歡安東林娜不？

娜 喜歡，非常喜歡。

蘇 對我呢？

賈 說實話……

蘇 自然，要實話！

賈 不大——喜歡你。

蘇 真的嗎？這是實話嗎？

賈 的確。

安 不要信他，他說話，像是回音。

愛 賈勤，你頂好娶安東林娜。我已經討厭她。

安 好一個蠢豬滾開吧！真像一個懷胎的洗衣婆。

愛 （摸她的腰。）哦哈，好一個女貴人呀！不要嚼瓜子，難看。

安 放手吧！

愛 很願意！（與她跳舞。）

蘇 賈勤，也許，你完全不喜歡我嗎？

賈 爲什麼你要知道這？

蘇 我要。有趣味。

愛 你爲什麼木頭木腦？她想要嫁給你。現時所有的閨女都想成英雄的寡婦。因爲，——又得糧食，又榮耀，又有津貼。

安 他以爲這很聰明！

愛 我走我的路。東加，送我到門口去。

安 不願意！

愛 我要。正經話，走吧！

安 大概，又是什麼蠢話。

蘇 賈勤，你——是個直人。

賈 不是。

蘇 爲什麼？

賈 沒有益處。

蘇 如果你是這樣說，你就是直人。好，現在你馬上就說吧：他們向你提議娶我不？

賈 （抽煙，並不馬上說。）提議。

蘇 你懂得這個提議是不好的嗎？

賈 懂得。

蘇 對你……這是我沒有預料的，不是嗎？我想，你……

賈 想糟糕了，一定的，對不對？

蘇 不，你……真出色！也許，你——狡猾，對不對？你玩弄實話嗎？爲的要騙我不是？

賈 這，我幹不出來；你，聰明，刻毒，淘氣，完全和你的父親一樣；憑良心說，我怕你。你又是黃頭，和葉戈爾、法西列維奇一樣。好像救火隊的火把。

蘇 賈勤，你是好小夥！或者是可怕的滑頭……

賈 你的面孔，也是非常的……

蘇 這，說到面孔，爲的嬰緩和打擊不是？你真狡猾！

賈 憑你怎樣想。在我看來，你一定要犯一件什麼……罪！而我，却過慣了把腳腿向上——
——你知道，像有罪過的小狗一樣……

蘇 有什麼罪過呢？

賈 不知道。罪過是：小狗兒——牙齒也沒有，不能咬人。

安 （進來。）愛列克西這個混蛋，把我的耳朵捏得真痛。錢也奪去了，像騙子一樣！知道
吧，他真混沌，一定是的！我和他，是這樣無用的，商人的兒女。你，好笑嗎？

蘇 安東林娜，——我對你說的他的壞話，你都不要記着吧！

安 說的賈勤嗎？哦——你說過什麼壞話？我不記得。

蘇 就是，他想向我求婚。

安 這有什麼壞？

蘇 爲的錢。

安 噯哈，對的，這才卑鄙，賈勤！

蘇 可惜，你沒有聽見他怎樣回答了我問他的話哩。

安 法盧母式（註）的話。你記得蘇伯爾特底法盧母不？

賈 難道是蘇伯爾特的嗎？

安 法盧母很像鸛鷺這個鳥雀，多麼陰沈的一個鳥雀……在非洲。

蘇 你捏造些什麼？

安 我越發愛可怕的東西。在可怕的時候就已經不寂寞。我愛坐在黑暗的地方，等待一條大蛇爬出來……

賈 （笑。）天堂裏的那個不是？

（註）『法盧母』德文『爲什麼。』蘇伯爾特是德國一個音樂家，曾製曲名『爲什麼，』調殊悽惻。

安 不比那個更可怕。

蘇 你真有趣。常常想出一些新的事情，而旁人總是說些同樣的東西：戰事呀——拉斯

卜金呀——女皇呀——德國人呀，戰事呀——革命呀……

安 你將來或是成女伶，或是成尼姑。

蘇 成尼姑嗎？笑話！

安 成尼姑倒很困難，總只要一套把戲。

蘇 我想成一個倚門賣笑的，像左拉著作中的娜娜一樣。

賈 哦，你說的什麼呀？呸！

蘇 我想淫濫，報仇。

賈 報誰的仇？爲的什麼？

蘇 爲的我是棕黃頭，爲的父親有病……爲的一切！只要革命一開始，我就幹起來！你看。

安 你相信會發生革命嗎？

蘇 相信！相信！

賈 革命——會發生的。

格 蘇娜，梅蘭尼婭姨媽來了，葉戈爾、法西列維奇想在這裏接見她。

蘇 嗚哈——姨媽！小子們，到我房裏去吧！賈勤——你很尊敬你的哥哥嗎？

賈 他是我的堂兄。

蘇 這不是回答。

賈 我覺得，——一般地說，骨肉間少有彼此尊敬的。

蘇 哦，這是回答哩！

安 得了，不要說沒有趣味的話。

蘇 你很可笑，賈勤！

賈 又有什麼辦法呢？

蘇 你穿得也可笑。

（大家退下去。格拉威娜打開掛着門帘的一個門。在青年們退出去的門前站着布萊曹夫。尼姑梅蘭尼姪慢步而莊嚴地走進來，手裏扶着僧杖。格拉威娜站着，低着頭，拉開門帘。）

梅 你還在那裏鑽嗎？淫婦？還沒有趕你走？很快就要趕走的。

布 那時候你就把她收作尼姑，她有錢。

梅 呵，呵，你在這裏嗎？哦，葉戈爾，你變得什麼樣子了，阿彌陀佛！

布 格拉哈，關上門，告訴他們，不要鑽進來。坐下吧……清官人！我們談什麼事呢？

梅 醫生幫助不了什麼嗎？看吧！上帝忍得一天，忍得一年，忍得一世……

布 關於上帝，——以後再談，先談事情吧。我知道，你是來談你的錢底問題的。

梅 錢不是我的，是尼姑庵的。

布 都是一樣：尼姑庵，欺人漢，強盜漢。爲什麼總不放心錢？害怕我死——錢就落空不是？

梅 錢倒不會落空的，只是我不願落到了外人手裏。

布 就是說，你想退出股子嗎？對於我，都是一樣，退出吧。但是，你看吧，會上當的！現在，盧布

能夠繁殖，像丘八身上的虱子一樣。而我的病，還沒有到要死的程度……

梅 我們不知道那一天，那一個時辰是會死的。遺囑可寫好了沒有？

布 沒有！

梅 到了時候。寫吧！如果突然升天。

布 爲什麼要升天？

梅 不要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愛聽牠，我的身份也……

布 你不要介意，梅蘭沙！我們在眼睛上，在感覺上，彼此都知道。錢可以拿去。我布萊曹夫有的是錢。

梅 我不想退出股子，我想把期票改寫到克心尼婭的名下，這樣預告一下。

布 這樣一同事啊。隨你的便！可是，如果我死了的話，茲鳳綽夫是要欺侮克心尼婭的。佛爾法娜將幫他的忙……

梅 你說起什麼來了？倒好像是新鮮的？聽不出什麼殘酷。

布 我的殘酷，是在另一方面。好吧，我們現在來談神，談天，談靈魂。

「少年受了打和剝，老年應把靈魂來救脫……」

梅 好吧……有什麼，說吧！

布 你，晝夜侍奉上帝，好像格拉威娜侍奉我一樣。

梅 不要侮辱上帝！發瘋了嗎？格拉威娜夜裏怎樣侍奉你的呢？

布 告訴你嗎？

梅 我說，不要侮辱上帝呀！記着！

布 不要吼！我不過說的不是聖經而是人話。你告訴了格拉威娜：很快就要趕走她的。這

就是說，你相信我很快就會死的。這爲的什麼呢？道司契加耶夫比我大九歲，騙人也更厲害，然而他康健，並且還要活着。他的妻子，是頭等貨。自然啊，我是罪人，欺侮了人家，並且一般的……什麼地方……都是一個罪人。唔——大家都是彼此欺侮，不然就不行，生活是這樣。

梅 你不要在我的面前，亦不要在人的面前，而是要在上帝的面前悔過！人們不能饒恕，而上帝可以赦罪。你自己知道：在古代的時候，盜賊犯了多少罪惡，但是敬奉上帝——就可免禍！

布 的確，如果偷了東西，而送給了教堂，那就不是強盜，而是正直人。

梅 葉戈——爾！你辱罵上帝，我不要聽你！你不蠢，應該懂得：上帝不容許——魔鬼不誘人。

布 謝謝！

梅 這還有什麼呢？

布 你安慰了。這樣一來，上帝完全自由容許魔鬼引誘我們——這就是說，在罪惡行爲上，上帝就是魔鬼和我的同伴……

梅 （起身。）這些話……你的這些話，如果說給黎甘德爾僧主聽了……

布 我那裏錯了呢？

梅 邪教徒！你想一想——什麼東西鑽進了你那壞腦殼裏不是？你本懂得，如果上帝容許魔鬼引誘你，——這就是說上帝要絕棄你。

布 絕棄嗎？ 呃？爲了什麼？爲了我愛錢，愛女人，愛你的姐姐這個蠢才，因爲錢而結了婚，並且曾經是你的情人，——是不是爲了這些就絕棄我呢？ 嗷哈，你…… 叫凶的烏鴉不是？哇哇的叫，一點也沒有意思！

梅 （發起狂來。）葉戈爾，你幹什麼？發瘋了不是？阿彌陀佛……

布 你白天裏，黑夜裏，都坐在大鐘底下禱告，禱告誰，自己也不知道。

梅 葉戈爾！你會落到深坑裏去！落進地獄口去……在這樣的時候……一切都被破壞着，邪惡的力量在動搖皇帝底寶座……反基督教的時候……也許——可怕的裁判不遠了……

布 你倒記起來了！可怕的裁判……打下第二層地獄……嗷哈！烏鴉！飛進來了！哇哇的叫夠了吧！滾吧，到你的窟裏同女孩，歌女舐嘴去吧！你不要想錢，給你這個吧！

（將大指夾在中指與食指中間給她看。）（註）

梅 （受驚，幾乎倒在沙發椅上。）哦哈，惡棍……

布 格拉威娜是淫婦？你呢？你是什麼東西？

梅 撒謊……撒謊……（喊叫。）騙子！快絕氣的蛆虫！

布 滾蛋！免得行凶……

梅 蛇……魔鬼……

布 （一個人，喊，摸右脅，叫。）格拉威娜！喂……

克 你怎麼梅蘭尼婭呢，在那裏？

布 飛去了。

克 難道又打了吵子嗎？

克 你打算在這裏久纏不是？

（註） 俄俗通常以此表示拒絕要求，大指夾在中食指間無論如何拔不出來，形狀亦很可笑。

克 葉戈爾，讓我說句話吧！你已經完全不同我說話了，好像我是個什麼木頭似的，唔！爲什麼這樣看我？

布 得了，得了，說吧！

克 我們家裏成了什麼樣子？末日到來了似的！女塔在上面自己的房裏，辦了酒席，從早到晚，有人爭吵和討論什麼東西；昨天，吃了七瓶紅的，還加上很多白燒酒哩……管院子的依斯勵爾怨言起來了，警察不耐煩了，老是問：到我們這裏來的是些什麼人？而他們在那裏總是談皇帝，又談總長。每天都是酒席。你，怎麼，腦袋吊起來了嗎？

布 得了，得了，撒下去！我年青的時候，也愛坐在酒席上聽音樂。

克 梅蘭尼婭來幹什麼的？

布 克心尼婭，撒謊，你還不行！太笨了一點。

克 我撒了什麼謊，在那裏？

布 在這裏。梅蘭尼婭是根據和你的商議來談錢的問題的。

克 什麼時候我和她商議過這一點，你怎麼的？

布 好，——得了吧！閉着嘴……（道司契加耶夫，茲鳳綽夫，伯佛林熱熱鬧鬧，走進來。）

道 葉戈爾，聽吧，伯佛林神父從莫斯科帶來了……

克 葉戈爾，你該躺着吧！

布 唔，神父……你講吧！

伯 我所能講的，好的就很少，對的，據我看來，比較好的，——也是壞的；因為，比大戰以前還好的生活，現在什麼也不能幻想到。

道 不，我反對！不是這樣！

茲 （與丈母娘說私話。）

克 哭了嗎？

道 誰哭？

克 尼姑。

道 她這是怎麼呢？

布 你們去看一看，她受了什麼驚恐？你神父，坐下講吧。

道 倒有興趣，梅蘭尼婭有什麼悲傷哭了起來。

伯 莫斯科開始了偉大的騷動。甚至頭腦清醒的人，也肯定應該掃去沙皇，因為他沒有能力。

布 二十年來他過於有能力了。

伯 人底力量，是隨着時間而消失的。

布 在一九一三年紀念了羅曼諾夫朝代底三百年週年紀念，那時候尼古拉和我握過了手。全體的人民都快樂。整個的科斯特羅姆都快樂。

伯 這已經是過去了。的確——人民曾經快樂過。

布 怎麼……現在是怎麼回事？現在也有國會……不呀，事情不在乎沙皇……而在乎
深深的根源……

伯 根源，這也就是專制政體。

布 各人自己維持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對的，力量呢？——在那裏？在大戰中！——沒有表現出來。

伯 國會曾幫助了去破壞力量。

亞 （站在門口。）神父，你在懺悔嗎？

伯 唔，這是怎麼的什麼問題？

亞 我的丈夫在那裏？

伯 到這裏來過。

亞 你今天多麼莊嚴呀，伯佛林神父。（退。）

布 神父……

伯 有什麼話呢？

布 都是神父。上帝——神父，沙皇——神父，你——神父，我——神父。而我們却沒有力

量。大家都是爲死而生活着。我——不是說的自己，我說的戰爭，說的大死，好像馬戲院裏老虎放出牢籠來撲人一樣。

伯 你，葉戈爾、法西列維奇，——安慰一些……

布 怎麼安慰？誰安慰我？用什麼安慰好，安慰我吧……神父！試一試你的力量！

伯 讀一讀聖書吧，比方說，耶蘇底聖書，並且好好的記着……戰爭，是在規律中……

布 得了吧。什麼規律？這是鬼話，太陽停止不住。撒謊。

伯 苦惱，是最大的罪惡。應該拿平心靜氣的靈魂和柔順地來報復我們的萬惡的生活。

布 當管事的愛列克西、額賓欺侮了你的時候，你服了氣沒有？你在法庭裏告了他，請了茲鳳綽夫當律師，僧正曾起來袒護了你，是不是這樣？可是，我又上那個法庭去告狀，說我有病，說我會早死呢？你將柔柔順順地去死嗎？拿平心靜氣的靈魂，是不是？不啊，你會叫喊，會呻吟的。

伯 我的身份，不容許我聽這一套話。因爲這一套話是……

布 得了吧，伯佛林，你是一個人。法衣，是塗在你身上的顏料，而在法衣下面的你是一個個人，像我一樣的人。所以醫生說，你的心臟不好，油厚了……

伯 扯到什麼地方去了？想一想吧，小心一些！幾百年來規定好了的……

布 規定好了的，只是顯然不結實。

伯 託爾斯泰是一個邪教徒，因為不信仰，幾乎受了破戒的處罰，他害怕死，就跑到森林裏去了，像野獸一樣。

克 葉戈爾、法西列維奇、莫克來了，他說：憲兵昨天夜裏捕去了鴉可夫，因此他問……
 布 好，伯佛林神父，謝謝你的……教導。我還會……驚動你的！克心尼婭，叫巴史金進來！告訴格拉威娜，讓她端稀飯進來。還有——橘子製的。

克 你喝不得酒……

布 都使得去！吧！（四圍張望，笑，自語。）神父……伯佛林……威林……你呀，葉戈爾，也該抽一抽煙，在煙霧中——比較輕鬆些，不都看得清楚……唔，怎樣，莫克？

巴 身體怎樣，葉戈爾、法西列維奇？

布 一天天好些。鴉可夫被捕了嗎？

巴 是，昨天夜裏。又是一個恥辱！

布 一個人嗎？

巴 據說，還有那一個修表匠，有女教員加爾梅可瓦，就是教過了亞力山大德娜·葉戈爾芬娜的課的那個女教員，有火爐夫愛力昂諾夫。就是著名的造反者。好像，有十來個。

布 他們這些人，都是要打倒沙皇嗎？

巴 他們這……有不同：有的只要打倒沙皇，而有的還要打倒一切富人，由工人自己來管理國家……

布 廢話！

巴 自然啊。

布 他們會把國家喝窮。

巴 不會別樣。

布 是……如果，忽然——不喝窮呢？

巴 沒有主人，他們又能幹什麼？

布 對的，沒有你，尤其是沒有法西里、道司契加耶夫，——就活不成。

巴 還有你，是主人……

布 唔，怎麼不是呢？還有我。什麼？你說，他們唱歌嗎？

巴 （嘆一口氣。）舊世界打破……

布 唔？

巴 打破一個澈底……

布 這句子好像禱告書似的。

巴 什麼禱告書？要仇視沙皇……仇視皇宮哩……

布 原來這樣！唔……怪物！（沈思。）唔，你要什麼？

（格拉威娜端稀飯和酒上。）

巴 我嗎？不要什麼。

布 來幹什麼的？

巴 來問把誰代替鴉可夫。

布 波達波夫、塞爾基。

巴 他的思想也是這一樣，——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布 也是嗎？

巴 讓我介紹一個——莫克盧索夫。他——很要求到我們這裏來。這個人，識字，有管理的才幹。

格 稀飯冷了。

乃 布 警察官嗎？吞款的東西不是他爲的什麼？

巴 現時在警察裏服務有危險，很多都退了伍。

布 啊。危險嗎？嚟哈，老鼠……好吧，叫波達波夫來。明天早上去吧……格拉沙——喇叭手來了嗎？

格 在廚房裏坐着。

布 我吃稀飯……你引他到這裏來。什麼？……怎的屋裏這樣清靜？

格 都在上面。

布 (喝酒) 唔……也好。你——怎麼……憂愁嗎？

格 不要喝，不要害自己，不要病吧！丟去一切，離開他們。他們大家都在吃你，像蠕虫吃東西一樣。活吃呀！我們走到西伯利亞去……

布 放手，痛呀……

格 我們到西伯利亞去，我就作工……唔，你在這裏幹嗎，有什麼意思？誰都不愛你，大家都等着你死……

布 得了吧，格拉沙……不要使我煩惱。我都知道，都看得見！我知道，你是我的……你，還

有蘇娜，這才是我的心肝，而其餘的，都把我當外人……也許，我還可以復原吧……

叫喇叭手進來，唔……

格 稀飯得吃完牠。

布 見鬼，稀飯叫蘇娜來……（剩下一個人，一杯一杯地大喝。喇叭手進來。人很可笑，瘦長，可憐

相，肩上背着一個用皮帶繫着的麻袋，麻袋裏是一個大喇叭。）

喇叭手 祝大人的福。

布 （驚奇。）你好。請坐吧。格拉哈，把門關上。你原來是這個樣子……

喇叭手 一點不錯。

布 唔……不堂皇！說吧，怎樣醫治呢？

喇叭手 大人，我的醫法簡單，只是，人們總是吃慣了藥，就不相信我，所以我請先給錢。

布 你這倒想得不壞！醫得好嗎？

喇叭手 醫好了幾百個。

布 可是，還沒有發財。

喇叭手 做好事是不會發財的。

布 哦，你瞧！你能醫得好那一種病？

喇叭手 所有的病都是一個根源，由於混蛋的空氣在肚子裏作怪，所以什麼病我都醫

得好……

布（笑。）有本事唔，把喇叭拿出來看一看吧……

喇叭手 可以給一個盧布嗎？

布 一個盧布找得出來，格拉哈，你有嗎？給你。要得便宜。

喇叭手 這只爲的起頭（解開蘇布袋，抽出了低音的大喇叭。蘇娜跑了進來。）

布 好一個煎水壺……蘇娜，——好一個治病的不是唔，吹吧！

喇叭手（咳了一下，就吹，音不很高，發咳。）

布 這就完了嗎？

喇叭手 一天四次，每次五分鐘，——就行了。

布 人是出氣呢，還是死呢？

喇叭手 沒有的事！醫好了幾百個！

布 哦，唔，現在你說一句實話：你把自己當作什麼人——傻瓜呢還是騙子？

喇叭手 （嘆氣。）你看，你也不相信，同大家一樣。

布 （笑。）你，——不要把喇叭收起來！直說吧：傻瓜呢還是騙子？我給錢。

蘇 爸爸，不要作弄他了！

布 蘇娜，我不是作弄他！你叫什麼名字，醫士不是？

喇叭手 加弗利拉·烏威可夫……

布 加弗利拉？（笑。）哦哈，鬼……真的加弗利拉嗎？

喇叭手 名字很簡單……誰也不笑牠！

布 好——你到底是什麼人：傻瓜呢還是騙子？

喇叭手 十六個盧布給嗎？

布 格|拉|沙，拿錢來！在睡覺的地方……爲什麼十六個盧布呢，加弗|利|拉？

喇叭手 錯了！應該多要些。

布 就是說，你有點蠢？

喇叭手 不是啊，我不是傻瓜……

布 那末，就是騙子嗎？

喇叭手 也不是騙子……你自己知道：不欺騙，就活不成。

布 這——才對啊！兄弟這不好，但是對的！

蘇 欺騙人，難道不害羞嗎？

喇叭手 如果人們相信，爲什麼害羞呢？

布 (興奮) 這——也是正確的！蘇娜，你懂得不？這——正確的！可是伯佛|林|牧師却不

這樣講！他——不敢呀！

喇叭手 說了實話，該加幾個吧。哦，阿彌陀佛！喇叭也幫助一些人。

布 對的，格拉沙，給他二十個盧布吧。再給他一些。都給他吧！

喇叭手 夠了……誠意地謝謝你……也許，你也試一試喇叭嗎？牠——真的，有效哩！

布 不，謝謝！噯哈，你，加弗利拉，加弗利拉（笑）你，哦，你試一試吧，看牠怎樣……噫，吹吧！

高一些！

喇叭手 （緊張地，用力大吹。）

格 （看着布萊曹夫慌張起來，蘇娜掩着耳朵笑。）

布 用盡你的勁吹！

（道司契加耶夫夫妻，茲鳳，赫夫夫妻，巴史金，克心尼，姪跑進來。）

佛 爸爸，這像什麼樣子？

克 葉戈爾，你又找事幹了！

茲 (對喇叭手) 你吃醉了不是?

布 不要動他! 你敢加弗利拉, 吹響他們吧! 這個加弗利拉天使吹世界完結的曲子! ……

克 啊, 啊, 發瘋了! ……

巴 (對茲鳳紳夫) 看見沒有?

蘇 爸爸, 聽見了沒有? 他們說你發瘋呀! 喇叭吹手, 去吧, 去吧!

布 不要走! 加弗利拉, 吹響他們吧! 末日啊! 世界完結! ……吹, 吹, 吹! ……

(閉幕)

第三幕

佈景 飯廳。飯廳裏的一切好像都是移動了位置的。桌上是些沒有收拾的器具，煎水壺，鋪子裏買回的一些東西，幾個酒瓶。在屋角裏有幾口箱子，尼姑庵裏的一個侍婢泰霞頭戴尖角帽，在整理一個箱子，格拉威娜手裏端着東西站在泰霞旁邊。桌上的檯燈燃着。

格 梅蘭尼姪姨媽打算在我們這裏久住不是？

泰 我不知道。

格 爲什麼她不住在自己的尼姑庵裏呢？

泰 不知道。

格 你有多少歲？

泰 十九歲。

（茲鳳綽夫站在樓梯上）

格 連什麼也不知道！怎麼，——你是一個什麼野人不成？

泰 不許我們同俗人談話。

茲 尼姑吃過茶沒有？

格 沒有。

茲 把煎水壺燒起來，怕用得着。

格 （拿着水壺退下。）

茲 怎樣，那裏丘八驚嚇了你們不是？

泰 丘八，是。

茲 他們怎樣驚嚇了的？

泰 把牛宰了，還打算燒尼姑庵。對不起。（拿着一包衣服，退下去。）

佛 （從過路間裏。）全是髒泥。你在這裏同小尼姑談心嗎？

茲 尼姑在我們家裏，這不方便，你知道不？

佛 家還不是我們的……怎樣，賈勤同意了沒有？

茲 賈勤——蠢驢子一個，或者是裝做誠實。

佛 等一會。好像是父親在叫……（在門口往父親的房裏聽。）

茲 雖然醫生還肯定他的精神仍舊，可是自從鬧了那一齣糊塗的喇叭把戲以後……

佛 他不僅鬧了這一類的把戲，再壞的還有哩。似乎亞力山大德娜和賈勤兩個人已經

弄好了關係，是不是？

茲 但是在這點上，我看不出有什麼好處，你的妹妹，是一個狡猾東西，她會幹得出……

極難為情的勾當。

佛 可惜在她向你撒嬌的時候，你却沒有想到這一點。本來，這對你是好受的。

茲 她向我撒嬌，是要使你生氣。

佛 你難過嗎？唔，伯佛林又鑽來了。跑上了戀！

茲 僧侶——我們用不着。

(亞尼沙威達，伯佛林爭論着走進來，然後——莫克走進來。)

伯 報紙嗎？照例是造謠！晚安！

亞 我却告訴你，這不是事實！

伯 規定得完全確切：皇帝退了位，不是由於自願，而是在強力底壓迫之下，是因為在律

彼得堡去的道路上給立憲民主黨人捉着了……就是這樣！

茲 這又有什麼呢？

亞 伯佛林神父反對革命，但擁護戰爭，而我却反對戰爭！我想到巴黎去……仗打夠了！

你同意嗎，佛爾法娜？你記得，安里·加特爾這樣說過：巴黎比戰爭好。我知道，他不是

這樣說的，但是他錯了。

伯 我一點也不固執，因為甚麼都是動搖的。

佛 伯佛林神父！應該和平，應該和平呀！現在老百姓怎樣，你知道不？

伯 啊哈，知道啊！但是我們的病人怎樣？這一方面怎樣？（用手指點着額上。）

茲 醫生還沒有找出神經錯亂的表徵。

伯 這倒可以寬心！雖然醫生只有領報酬是不會錯的。

亞 你多麼刻薄啊！佛爾法娜，穰娜請我們去吃晚飯。

巴 被捕的人已經放了，可是警察署却苦惱。

伯 是，是……真奇怪！安德列·彼得羅維奇，在發生的事變裏面，你等着什麼好處呢？

茲 社會力量，正在按着規律組織起來，並且很快就要表現給人看。我所說的社會力量，就是這樣的人們，即是那些具有結實的經濟的……

佛 你聽啊，穰娜請我們……（拉茲鳳紳夫到旁邊去，向他說私話。）

茲 唔，這叫我不大方便！一方面——有尼姑，另一方面——有倚門賣笑的。

佛 你小聲一點啊！

巴 安德列·彼得羅維奇，莫克盧索夫來了，他這個副警察長，你知道嗎？

茲 知道。他要什麼？

巴 他怕危險，拋棄了職務，現在請求到我們這裏來，要上森林去。

茲 這方便嗎？

佛 等一會，安得列……

巴 很方便。拉卜契夫現在豎起尾巴，就要造反。登拉特——你是知道的——這個人不

適宜，而且也是異教徒，他總是談論些什麼真理底規律，可是，又那裏有什麼真理呢？

既然……你自己看得見啊！

茲 唔，這倒是笑話！我們正是遇着真理戰勝底開始……

佛 叫你等一會，安得列。

茲 也是正直戰勝底開始。

佛 莫克，你想要什麼？

巴 我——想保薦莫克盧索夫，我已經向葉戈爾·法西列維奇提過了。

佛 他覺得怎樣呢？（燕鳳紳夫皺着眉毛而退。）

巴 沒有肯定。

佛 就雇莫克盧索夫好了。

巴 也許，你看一看他嗎？

佛 何必呢？

巴 認識一下他在這裏。

佛 唔，也好……

（巴史金去到過路間。佛爾法娜在記事簿裏寫些什麼。巴史金領着莫克盧索夫回來，莫克盧索夫圓潤的臉，眉毛特別向上，面上微笑，但是好像想大罵一頓似的。穿着警察制服，腰邊掛着手鎗。腳上帶着馬刺。）

莫 蒙你接見，真是幸事。我有能給你服勞的榮幸，深深地感謝。

佛 我很高興。你還是穿的制服哩，我聽說，人們解除警察的武裝。

莫 完全是的，我們照本來面目在街上走，是有危險的，所以我就穿了便衣大氅，但隨身帶得有武器。可是現在，大家都抱着空空的希望，老百姓平息了一點，因此……沒有帶馬刀。

佛 你打算什麼時候在我們這裏上工？

莫 精神上，我早已是你們的馴僕。到森林裏去，就明天也行，我一個單身，並且……

佛 你以為，這……這次造反會鬧的久嗎？

莫 我想，大概整個夏天以後，下起雨來，天冷起來，在街上遊蕩就有些不方便。

佛 (笑) 只在夏天嗎？未必革命也看天氣吧。

莫 阿彌陀佛！那裏不是冬天——就會冷下去的。

佛 (笑) 你是樂天主義者。

莫 警察——一般的就樂天主義者。

佛 原來這樣嗎？

莫 正是這是由於認識力量。

佛 你在軍隊裏服務過嗎？

莫 一點不錯。在布蘇盧克的預備營裏，有少尉的官銜。

佛 （送上手。）唔，祝你一切如意！

莫 （吻她的手。）誠心感激不淺。（背朝着外面踏着步，向後退下。）

佛 （對巴史金。）大概，他——傻瓜不是？

巴 這倒沒有關係。聰明的人吧——你看，他們怎樣……如果讓他們放肆，他們簡直會

翻天覆地……好像——翻轉口袋一樣。

伯 （對巴史金和亞尼沙威達。）一定要給僧侶有自由傳教的權利，不然，任何結果都得

不到！

（格拉威娜和蘇娜扶着布萊曹夫出來。大家都默不作聲，望着布萊曹夫，布萊曹夫皺着眉頭。）

布 唔？爲什麼住着嘴？都發了牢騷……

伯 突然有些奇怪……

布 什麼？

伯 看見被扶着的人來了……

布 被扶着的人啊！他的腿不起作用，所以就扶着他！被扶着的人……莫克——鴉可夫放了嗎？

巴 放了。所有的犯人都放了。

茲 政治犯。

布 鴉可夫，拉卜突夫自由了，而沙皇却在監禁下！就是這樣，伯佛林神父，你又怎麼說，呢？

伯 在這些事情上沒有經歷……但是照我的小小眼光看來——先該弄清楚這些人究竟打算說些什麼和做些什麼……

布 打算選舉沙皇，沒有沙皇——你們全都會你咬我我咬你的……

伯 今天你的氣色興奮些，顯然——病有轉機吧？

布 哦，哦……有轉機！你們，幾口夫婦，以及你，莫克，你們去，讓我和伯佛林在這裏談談吧。你，蘇娜，不要走。

（巴史金退出通衢，茲鳳綽夫夫妻和道司契加耶夫夫妻上樓去。過兩分鐘的光景，佛爾法娜走到）

蘇 你——躺下吧！

布 不願意。唔，怎樣，伯佛林神父，關於大鐘的事情——對不對？

伯 不，我是希望看見你的病狀好些，的確是好些了。但是，自然，我沒有忘記你以前那種寬宏大量的善行，來替我們的城市和教堂增加了光榮……

布 你替我辯告得不好，你看，我一天壞一天。不情願報酬上帝了。爲的什麼去報酬呢？報酬不少了，但是幫助就沒有。

伯 你的捐款……

布 不要慌，有一個問題：上帝多麼不害羞？爲什麼有死亡呢？

蘇 不要談死啊！

布 你——住嘴！你——聽吧。這，我不是說的自己。

伯 你白拿這類的想頭來刺激自己。既然靈魂不滅，死又何妨呢？

布 爲什麼靈魂托生到骯髒的，醜陋的肉身裏呢？

伯 教堂對於這個問題，認爲不僅作廢，而且……

（佛爾法娜在梯上發笑，用手帕掩口。）

布 你——不要而且吧！直說。蘇娜——你還記不記得喇叭手呢？

伯 有亞力山大德娜·葉戈爾芬娜在場……

布 得了吧！她也要生活，她也要知道啊！你看，我，生活又生活了，現在問一問：你爲的什麼

而生活呢？

伯 在教堂裏服務……

布 我知道，知道是服務啊！你看，你也會死的。這是什麼一回事？伯佛林，我們都會死的，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伯 問得……不得當，而且沒有用啊！對不住！但是已經應該不談人間……

蘇 你不敢這樣說！

布 我——是在人間啊！我——真正是在人間啊！

伯 （起身。）人間是塵埃……

布 塵埃嗎？這麼，你們，媽的……這麼你們自己應該懂得人間是塵埃了！塵埃，可是——絲的法衣穿在你的身上。塵埃，可是——金的十字架哩！塵埃，可是——你們貪慾無厭……

伯 你刻薄，你惡毒，在旁邊有閨女……

布 貴魚，貴魚……（佳爾法娜急忙跑上樓去。）人教訓你們這些蠢才，好像狗趕兔子一樣……你們靠窮漢耶穌來發財……

伯 你的病叫你生氣，生氣起來就嚷，像野豬一樣……

布 你走嗎？呵哈……

蘇 你白動氣，這對你更壞。看你……多麼暴躁……

布 不要緊！憐惜嗎，……一點也用不着！嗚哈，真不愛這個牧師呀！你看，你聽，我故意試他……

蘇 我自己都看得見……也不是小孩，也不是傻瓜哩！

（茲鳳紳夫在樓梯上。）

布 他們，自從喇叭手以後，都肯定我發瘋了，可是醫生說：沒有的事，蘇娜，你信醫生嗎？醫生呢？

蘇 我信你……信你……

布 唔，是，是不，我的理智照常一樣啊！醫生知道的確，我碰着了厄運。唔，你看，無論什麼人……都想知道：什麼是死？或者，比方說，什麼是生？你懂得不？

蘇 我不相信你病得厲害。你應該離開家裏。格拉威娜說得對。應該正經醫治一下你——誰的話也不聽。

布 誰的話我都聽！讓妖婆試一試。如果——忽然有幫助呢？她應該快到了。病糾纏着我……真是苦楚一樣！

蘇 得了吧，親愛的！不要這樣了，我的骨肉呀！你——躺下吧……

布 躺下來——更壞。躺下來——就是——躺下來。這好像在赤膊戰裏一樣。我——我真想說話。我要告訴你，你懂得……真是這麼樣子……我不是住在應該住的地方啊！落到了陌路人當中，三十年來都是與陌路人一塊。這就是我替你擔心的啊！我的父親，趕過竹筏。而我呢，哦……這我向你不能說明出來。

蘇 你說話小聲一點，安靜一點……你和以前對我講故事一樣說吧。

布 我不是對你講故事，我總是對你講的實話。你看……牧師，沙皇，總督……我要這些東西見鬼，你知道不對上帝——我不相信。那裏有上帝呢？你自己知道……好人！

——沒有好的——很少，好像……假造的鈔票一樣！都是什麼一些東西，你知道不？在他們弄的紛亂了，打起仗來了，發狂了！他們與我有什麼關係呢？布萊曹夫，葉戈爾用得着他們幹嗎？你……唔，你怎樣同他們過活呢？

蘇 你不要擔心我……

克 (走來。)亞力山大德娜，東尼婭和哥哥來找你了，還有那個……

蘇 他們會等着的。

克 唉，你去吧！我要和爸爸談一談……

布 可是我要不要呢？

蘇 你們不要太說多了……

克 你教訓，教訓起我來了！葉戈爾·法西列維奇，——左布羅瓦來了……

布 蘇娜，你等一會把他們引進來，青年們哩……唔，叫蘇布羅瓦進來吧！

克 等一會。我想告訴你，亞力山大德娜同那個滑頭相好，安德列底堂弟。你自己知道：他

們不配對啊。我們收下了了一個窮漢，你看，他怎樣命令人。

布 你呀，克心尼婭，完全……像蠢夢一樣——真的！

克 天呀，你總氣人！你也該不讓她和賈勤吊膀子。

布 還有什麼呢？

克 梅蘭尼婭在我們家裏……

布 幹什麼的？

克 她真倒霉。逃營的丘八搶了尼姑庵，宰了牛，偷去了兩個斧頭，鋤頭，繩結，哦，鬧的成什麼體統啊！而登拉特，我們的看森林的，引了一些壞人，他們住在茅棚裏面，劈柴的地方……

布 很明顯的，如果我喜歡那一個人，就誰都討厭他。

克 你也該同她講和……

布 同梅蘭尼婭嗎？爲什麼？

克 怎麼不呢？你的健康……

布 好吧，行……我講和好了！我告訴她：『你不要報怨吧。』

克 你——要親切一些（退下。）

布 （自言自語。）『你不要報怨』……『我也不復仇』……到處都是撒謊……哦
哈，魔鬼……

佛 爸爸！我聽見了媽媽怎樣講斯節班·賈勤……

布 是……你——都聽見，都知道。

佛 賈勤是一個很謙恭的人，他不要亞力山大德娜很大的陪嫁對於她是很好的一對。

布 你倒關心得很……

佛 我很注意的觀察過他……

布 你替誰關心？嚶哈，你們……這些家怪！

（梅蘭尼婭，克心尼婭走進來，泰霞留在門口。）

布 怎麼，梅蘭尼婭？講和吧，好嗎？

梅 你，你。霸王一樣？專門叫人家嘔氣……一點也不爲的什麼，也沒有什麼事。

布 「你不要報怨」吧——梅蘭尼婭！

梅 不是怨不怨的話。不要鬧了！你看鬧出什麼事了。沙皇——天子退下了位。這是什麼一回事呢？老天爺把自己的人民拋下了黑暗的亂局，使大家失去了理智，人民自己搬着石頭打自己的腳。老百姓造起反來。科波索夫地方的農婦對着我喊：我們也是人啊！我們的丈夫，丘八也是人啊。什麼人呢。你看，什麼時候又把丘八——當過了人呢？

克 對，鴉可夫·拉卜契夫正是證明這些的……

梅 剝奪了總督底政權，而派了登記員阿斯莫洛夫斯基代替了他的位置……

布 也是個胖子。

梅 昨天黎甘德爾僧主說過：我們是處在天下大亂底前夜；他說，難道平民的政權能夠

成功嗎？自從聖書出世以來，管理人民的，是手裏拿着寶劍和十字架的人……

布 在聖書出世的時候，還沒有拜十字架……

梅 你不要多嘴，聰明的東西……福音書和聖書同一個書殼。十字架就是寶劍呀！有你的事！什麼時候拜什麼東西，僧主要比你知道得清楚些。你們這些野心勃勃的東西，都高與御座倒台。只不要把高興變成了你們苦楚的眼淚。葉戈爾，我得和你面談一下……

布 怎樣，又要我們相罵一場嗎？可是——也可以談一談，唔——以後談吧！現在醫婆要來了。我想復原哩，梅蘭尼婭！

梅 左布羅瓦是一個著名的醫婆。醫生比她差得遠哩！再則你也該與普羅科彼妖師談一談……

布 他，就是小孩稱呼普羅波特的？不是據說，他是個騙子，對不對？

梅 唔，那裏的事，那裏的事！那裏會這樣！你請一請他吧……

布 普羅波特也行我今天似乎好些……只是這腿子……比較快活些，好像都有些可

笑似的……覺得可笑！克心尼姪，叫妖婆進來吧。

（克心尼姪退下。）

梅 噯咳，葉戈爾……你，還剩的……很多哩！

梅 可不是，有很多……

克 她說要大家都出去……

梅 唔，應該走開……

（大家都退出去。布萊曹夫笑了，摸着背和胸。左布羅瓦進來。來的時候不大現形，但是她爲要引人注意起見，就把嘴歪到右邊吹起來，右手摸着心，而左手掌則像魚翅一樣地揮動。停止了脚步，用右手摸他的臉。）

布 你這是拜鬼嗎？

左 （帶唱。）哦，你呀，病魔，肉體的苦惱，你跑開，滾開，不要纏着上帝底奴隸，快些離開！今

天，馬上，用我的厲害的話，趕走你們，永生永世的走開！你好，福人，名字叫葉戈爾先生的！……

布 你好，太婆！這是在趕鬼嗎？

左 怎麼，先生，難道可以同鬼糾纏嗎？

布 應該的，就是可以的！牧師拜上帝，你呢——不是牧師，你應該拜鬼。

左 唔，這你說的多麼可怕！只有糊塗人，才說我幹的事情是和污濁的力量有關係。

布 唔，那末，太婆，你是不會有效的！牧師替我禱告了上帝，上帝不聽，不幫助我！

左 這是你開玩笑，貴人，這是由於你不相信我。

布 如果你是從鬼那裏來的，我就一定相信了你。你自然，本來知道，也聽見過：我是一個放蕩的人，對人刻薄，對饒貪吝……

左 聽見說過，但是不相信你捨不得對我行點善事。

布 我，太婆，是一個最大的罪人，上帝也不關照我。上帝避開葉戈爾·布萊曹夫。所以，如

果你和鬼不相識，——就去吧，替閨女接私生子去！這是你的手藝，對不對？

左 哦，我聽見說，你是一個頑固的人，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真不錯！

布 唔？你撒什麼謊？撒吧！

左 我沒有學會撒謊。你告訴我，你的什麼疼，怎樣疼，那裏疼？

布 肚子。疼得很。這裏。

左 你看……只不要告訴任何人！

布 不告訴。你不要害怕。

左 有一種病，是黃的，也有黑的。黃的病，——醫生也能醫得好，而黑的病，——無論是牧

師，無論是道士，都沒有辦法！黑的病，——這已經是由於惡鬼作祟，要驅逐牠，——只

有一個法子……

布 一個：或是忍着痛叫牠好，或是聽牠壞，對不對？

左 這個法子——貴得很哩！

布 自然啊！我懂得。

左 這裏，真正的，要對付污濁的力量。

布 就是要對付惡鬼不是？

左 唔，不是直接對付牠，但是總……

布 你能不？

左 只是——你不要告訴任何人……

布 太婆，滾你媽的！

左 等一等……

布 滾開吧，不然我就……

左 你聽吧……

格 （從過路間裏。）告訴了你——滾吧！

左 哼，你們，多麼……

布 趕她走，趕吧！

格 有你的事，裝做妖婆！

左 你才是妖婆！嘻，好醜相……噯哈，你們……讓你們睡不着也不得安靜！（格拉威娜

與左布羅瓦退下。布萊甫夫回顧，嘆氣。）吓……

（梅蘭尼婭，克心尼婭同上。）

梅 你不喜歡左布羅瓦嗎？她不中你的意嗎？

布 （默不作聲，看着他。）

克 她也是個愛生氣的。替她吹噓了，就擺起架子。

布 梅蘭尼婭，你覺得怎樣？上帝底肚子疼不疼呢？

梅 唉，你不要發蠢！

布 耶穌，大概病過的。耶穌是靠魚養活的……

梅 住嘴，葉戈爾。你為什麼激我？

格 她要錢，因為勞了她的駕。

布 克心尼婭，給她吧！對不住你，佛蘭尼婭，我疲倦了，要到房裏去。碰着了傻瓜——最容易疲倦。唔，格拉威娜，幫忙一下……

（格拉威娜扶着他退下。克心尼婭回轉來，奇怪的樣子看着她的妹妹。）

梅 他裝做瘋子呵！假裝的……

克 哦，真的嗎？他那能……

梅 這不要緊！讓他去耍得玩。這結果是害他自己，如果在法庭裏需得對遺囑發生爭論的話，泰霞可以做證人，左布羅瓦，伯佛林神父，喇叭手，這還嫌少了不成？我們就證明，寫遺囑的那個時候是神經錯亂……

克 哦哈，我真不知道那時怎樣辦……

梅 我正是叫你哩！噯哈，你……矇矓一時地嫁了人呀！我對你說過——嫁給巴史金。
克 唔……什麼時候說過！他那時候是怎樣出色的人……你自己也羨慕得了不得。

梅 我嗎？你怎麼發瘋了嗎？

克 唔，還用得着回憶起……

梅 阿彌陀佛！羨慕得不得了！我嗎？

克 普羅科彼，……怎樣呢？也許——用不着嗎？

梅 爲什麼用不着呢？叫來了，勸好了，忽然——又用不着你——不要管我去吧，安頓他，

引進來。泰霞！（泰霞從過路間裏出來。）怎樣？

泰 什麼也沒有打聽出來。（克心尼煙退下。）

梅 爲什麼？

泰 她什麼也不說。

梅 誰什麼也不說？你應該盤問。

泰 我盤問了，可是，她們只打噴嚏，像貓子一樣，甚麼人都罵。

梅 怎樣罵？

泰 說都是騙手。

梅 她到底爲了什麼罵？

泰 她說，你們都想把人弄得發瘋……

梅 她是對你這樣說嗎？

泰 不是對普羅波特妖師。

梅 妖師怎樣呢？

泰 他只是說的那些古話……

梅 古話……嚶哈，你……這個飯桶！他是妖師，說的預言呀，蠢才！去坐在過路間裏，那裏

也不要去……在廚房裏還有誰不？

泰 莫克……

梅 唔，去吧。（走到布萊曹夫底房門口敲門。）葉戈爾，妖師來了。（克心尼婭和巴史金引着普

羅波特進來，他穿着草鞋，披着長到膝下的麻布衫，胸前掛着很多銅造的十字架和徽章。樣子

令人可怕：稠密的頭髮亂七八糟地蓬着，鬍子很長，很狹，很稀，動作粗魯，發狂癡似的。

普 嗚哈，煙抽的厲害！氣吐不過來……

克 太爺，這裏沒有誰抽煙。

普 （口裏吹氣，像冬天的風聲。）

普 你……等一會，讓人出去……

布 （格拉威娜用手扶着他。）嘻，你這麼個傢伙……來了！

普 不要害怕。不要恐怖。（吹氣。）都沒有什麼，都會過去的！佛利佛活了一場，往上鑽營，碰着了樓頂，——送到了鬼的手裏。

布 這是說的拉斯卜金對不對？

布 你看——推翻沙皇，帝國倒台，現在，罪惡，死亡，臭氣來統治！雪花紛飛，亂七八糟。（吹氣。用棍子指着格拉威娜。）魔鬼寄身女性，站在你的旁邊，——趕她走吧。

布 看我趕吧！胡鬧，也該有點分寸。梅蘭尼婭，怎樣，這是你教他的，對不對？

梅 你亂想什麼？難道教得信瘋子嗎？

布 好像教得信……

（蘇娜從樓上跑下來，安東林娜和賈勤跟着她，接着，茲鳳綽夫夫婦，道司契加耶夫夫婦漸漸從樓上下來。普羅波特默不作聲，拿着棍子在空中和地板上畫。站着默想，頭放下。）

蘇 （跑到父親跟前。）這又是什麼？什麼把戲呢？

梅 你——不要多嘴！

普 （好像非常困難似的。）邪教徒，不要睡，小的鐘，叮叮噹，又叮叮噹……如果——上帝……又如果——他能夠……那我就——不錯，對！對誰的罪？要吧，魔鬼，把你教到了半夜……鷄公唱歌，咕，咕……這——邪教徒底完結……

布 教得你真巧妙……

梅 不要鬧他，葉戈爾，不要鬧他！

普 再做什麼？……怎樣告人？

安 (痛惜) 他——並不可怕……啊!

普 打死了壞蛋——唱起葬歌。也許，是應該跳舞？跳吧，祝你們，祝我們！(踏步，唱歌，開始聲音不高，以後漸漸放大喉嚨，又跳舞。) 阿斯達羅特，沙巴唐，阿斯克法特，依篤梅。你不會，痴癩其臆——忤，忤，把牆壁碰，碰！嘍哈，疣疔癆，疣疔癆，你在那裏使鼻嗅呢？痘癩，痘癩，痘癩，惡鬼把他們玩弄！魍魎，魍魎，他在世上一個人，他的女魔把大腿縮緊！

(註) 你往那裏脫得了罪和姦！你看他，葉戈爾，衝上了山頂……

蘇 (喊) 趕走他呵！

布 你們怎麼……見鬼……想嚇我不成？

茲 應該停止胡鬧了：

格 (跑到普羅波特面前，普羅波特不斷地打圈子，拿着棍子向她揮。)

普 噎哈，嘍哈，啊哈，唉哈，嗚哈，丑哈，殘酷的靈魂呵……

(註) 這是暗罵格拉威娜——譯者。

賈 (從普羅波特手裏奪去棍子。)

梅 你——做什麼？你——是誰？

蘇 爸爸，把他們都趕走……你爲什麼不作聲？

布 (搖手。) 等一會……等一會……

普 (坐在地上，吹氣，哼聲。)

梅 他是不可觸犯的！他——下馬了！神到臨！

道 梅蘭尼婭師婆，這樣的神到臨，應該打耳光。

茲 起來滾開吧……快點！

普 那裏去？(吹氣。)

克 (哭。)

亞 他多麼靈活……兩個聲音！

布 大家都……滾開吧！看夠了……

蘇 (脚踢妖師。)滾吧，怪物！斯節班——趕他走吧！

賈 (抓着普羅波特的襟子。)走吧，仙人……快起來！

泰 他，今天，還不怎樣可怕……他，還能裝得更可怕。如更給他酒……

梅 你——多什麼嘴？(打她的耳光。)

茲 你不害羞嗎？

梅 對誰？對你害羞嗎？

佛 姨媽，息氣吧……

克 天呀……唔，這是怎麼？

(蘇娜與格拉威娜把布萊曹夫扶上沙發床上，道司契加耶夫細心地看他。茲鳳綽夫婦把

克心尼婭和梅蘭尼婭拉出去。)

道 (對他的妻。)回家去，麗沙，家去吧！布萊曹夫不好了！很不……又遊行示威了……

應該參加。

亞 他那是怎樣吹的，呢？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的……

布 （對蘇娜。）這都是尼姑想出來的……

蘇 你不好過吧？

布 她……好像唱葬歌……葬活人……

蘇 你說，你不好過，是不是請醫生不要？

布 用不着。關於帝國，是這個丑角自己編製的……如果——上帝，又如果他能夠，——聽見了沒有？不會的！

蘇 應該把這些都忘記……

布 我們忘記吧！你去看——怎樣，他們在那裏……不要使格拉威娜嘔氣吧……街上唱什麼歌？

蘇 你不要起來吧！

布 帝國會倒台，那裏是有臭氣。什麼我也看不見……（起身，扶着桌子，擦眼睛。）你的帝

國統治……什麼帝國統治野獸！帝國統治……我的父親……不……不好呵！你又
 是我的什麼呢，如果判定了我死？爲的什麼呢？大家都死嗎？爲什麼嚕，讓大家死好了！
 而我是爲的什麼呢？（發顫。）嚕怎麼呢，葉戈爾（沙聲叫喊。）蘇娜……格拉沙——
 醫生！……無論誰，鬼東西葉戈爾……布萊曹夫……葉戈爾……

（蘇娜，格拉威娜，賈勤，泰霞都到，布萊曹夫在他們來時幾乎倒地。）

窗子外羣衆的雄厚的歌聲。格拉威娜，賈勤扶着布萊曹夫。蘇娜跑到窗前，開窗，歌聲送進屋來。）

布 這是什麼？又是唱……葬歌！蘇娜，這是誰？

蘇 來這裏，來……看吧！

布 嚕哈，蘇娜……

（閉幕）

本劇由俄文直譯，保有著作權，凡欲
排演或改編爲電影，均須商得同意。



附在書後（代跋）

要是我們認為巧計，佈局，動作是那些舞台情形（Situation）和戲劇的鬥爭之唯一的成分的話，那我們首先就必定要注意高爾基的戲劇作品中之沒有這些「傳統的」要素的。我們還必定要注意他之避免戲劇家的這種通常的技術；細心地把動作佈置到緊張的最高度，把那些戲劇的線索集合在一種造作的結局中。高爾基絕不稱他的劇本為劇本（Plays）；他只稱它們為「場面」（Scenes）。可是巴比塞說這些「場面」每個都是很圓滿的，都在它本身內包含着「一種完整的模型，有如那些短劇一樣。我們可以指出『夜店』（“Lower Depths”）和『布萊曹夫及其他』（“Bulichov and Others”）這二個在時間上相隔很久的劇本，來作這藉人物的統一性來統一的方法之例證。

『布萊曹夫』本是計劃好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這三部曲的第二部，『道司基卡也夫及其他』（“Dostigayev and Others”）已經寫出來了，不過本文只想把『布萊曹夫』

作爲一個獨立的劇本來談論它的方法和材料。

高爾基的注意是集中在人物的描繪上的。爲這個目的，他表現出一羣插話，場面，在這裏面也能完全自由地展示出那些人物，這些人物的會話和動作是不爲那佈局的架子所限制的，他們的言語和手勢是不受一種不容越雷池一步的嚴格的發展之約束的。這樣一些歧途就是高爾基的戲劇的樣式之特異的地方。

然而，『布萊曹夫』這一劇對於我們年青的蘇維埃劇作者的重要性，不是在它的劇本構造方法的摹仿上——它的作者一定會是首先阻止這事的——而是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戲劇家們是怕他們的主角們的。怕的原因定是因爲他們沒有充分地了解他們。他們畫出一條直線來，要求他們的主角服貼地沿着它走去。他們不得不以推促來實行他們的要求，因爲他們的主角們自然是要抗拒這樣一種任意的動作進程的。他們對於那目的是同意作者們的，不過他們要在他們目的方向中去達到——而不是一條粉筆畫出的路綫上。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那些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人物應容許沿

着他們自己的「路線」彷彿。我主要是說，在同一方向上活動的任何二個主角，在個性上都是不同的，這些個性是充滿着那使他們彼此相異的特色的。

當其煽動地宣講羣衆的優勢，而實際上尊崇一切個人的相同——這樣的理論已作出了不少的損害。這樣一些理論，深入了實踐，結果我們被給予的不是一種 Mass（廣大的羣衆，）而是一種 Crowd（少數的烏合之衆）——大家同樣地搖他們的手，大家看起來都相像，大家嚷着同樣的話語。這樣，我們就接受到這套的標準化了的「有鐵的意志」之康繆尼斯特，康梭摩爾的女子，諸如此類。這樣一來，我們曾經那樣苦心排除的東西——模型——又回到我們的劇場上了，我們現在只有模型式的「康繆尼斯特」，模型式的「知識分子」，諸如此類。模型本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分類：它不知有運動，它使我們漠然地跨出了劇場，它使它自己造成標準化的，無變化的手勢，音調，動作，這樣的東西機械地從此劇交付到彼劇。

那些人物的貧苦，這類的戲劇家們企圖在他們口中說出各種「觀念形態」的獨白，

以使他們的觀衆信服；這甚至在那最不留心的觀客也能立刻看出不是由那主角說出的，而是由作者說出的。恩格斯在給米拉·考茨基的一封信裏就談到這類的錯處：「在我看來，那傾向必定要從情勢和動作上發長出，除這兩者而外沒有任何特別的命令；還有作者不必將他所描寫的社會鬥爭之未來的歷史的解決硬塞給讀者。」這對於我們的戲劇是一種特別有價值的指示。在我們那些劇本中，那傾向總常常不是從那裏作必然地發長出的，正如那鬥爭的解決不常是隨着那事件本身的運動而來的——而是硬塞給觀衆的。

在『布萊曹夫』中，那觀念不是硬給塞觀衆的；它是從動作自然而然的出來的，因此它是極可信服而非常動人的。這就是那破壞，腐爛，毀滅人性的「財產」觀念。這種主題我們在高爾基的一切作品中都可見到，他常常反對那金錢的掠奪，布爾喬亞的野心，及那隨着財產的保守而來的貪婪和庸俗。『布萊曹夫』中的動作是發生在「二月革命」的前夜，可是這劇本却證明着「十月革命」的必然性。這一被描寫的社會鬥爭之未來的歷

史的解決」不是硬塞給觀衆的；它是自然地隨着那些鬥爭的表現而來的。高爾基的劇本指示出一個建築在私有財產上的社會再不能領導人類，也不能在它本身中有更高的發展了。

那動作集合在布萊曹夫的肺病所引起的慢性的死亡，及他的親族的不能忍耐上，他們等待了又等待，現在厭倦等待他的死了，我們就在這裏得到那情勢——那遺產使那些親人聯合了，同時又使他們彼此爭罵，而觀衆就在他們對於他們的父親和丈夫的「情愛」之下，在他們對於他們的頭兒的「敬尊」之下，在他們的諂媚，他們關於上帝的話語之下，看着他們那多面的性格之鮮明的正面，那貪得的情慾展露出來了。

經理巴史金，因為布萊曹夫的資本沒有用之於事業上，確實難過。女修道院長梅爾娜撲向布萊曹夫——藉「神聖」的命令和他那「庸俗的」思想之受罰——威脅他來使她的修道院有一大筆遺產。律師支汪曹夫，已因娶了布萊曹夫的一個女兒而獲得布萊曹夫的財產之一半，又計劃鼓動他的表弟娶布萊曹夫的另一女兒，以便控執全部的遺

產。在支汪曹夫的妻子，瓦瓦拉身上——她戴着鼻夾眼鏡以表示她高雅（布萊曹夫斥它爲「她鼻上的玻璃片兒」）——我們看出那種趨炎附勢者之虛偽而又欺騙不了誰；在教士伯佛林身上，我們看出他那「神聖的職業」上的一切虛假的情懷；在克仙娜——布萊曹夫的妻子——身上，我們看出那種心地狹小，慳吝的「主婦」的樣子，在道司契卡耶夫身上，我們看出那具有歐洲人的外形的俄羅斯商人。

布曹萊夫愛揭露出他周圍的人們的那些真實的動機，這樣一種愛好常使他苦痛，在他發現他自己也有這些同一的動機，沒有它們他就既不能生活，又不能工作時，然而他仍把他的敵手們趕到角落裏，喜悅他們的敗北：

布萊曹夫 還有什麼是那不幸的戰爭麼？

巴史金 （後隨）誰能辯護呢？

布萊曹夫 這戰爭對於誰是不幸的？

巴史金 對於我們。

布萊曹夫 究竟是對於誰？是對於我們麼？你自己說，有人爲了戰鬪掙到百萬的錢財，是不是？

巴史金 那是對於人民……

布萊曹夫 人民就是農人，在他們看來，死活是一般的苦。這纔是真理。

克仙娜 你別生氣！於你身體有害的……

巴史金 得啦罷！這是什麼真理？

布萊曹夫 實實在在的真理。這纔是真理。我說老實話：我的事情是掙錢，農人們的事情是種田，買貨。還有什麼別的真理麼？

巴史金 這自然是不錯，可是……

布萊曹夫 有什麼「可是」不「可是」的？你偷我的東西的時候，心裏想着什麼？

巴史金 你何必侮辱我呢？

克仙娜 瓦瓦拉，你瞪眼看着幹麼？你去勸勸他！人家吩咐他靜臥呢。

布萊曹夫 你那時候想到人民嗎？

巴史金 還當着人面前侮辱我，說我偷東西！把證據拿出來！

布萊曹夫 用不着證據的。大家都知道，偷竊是合法的事。也犯不上侮辱你。你受了侮辱，不會好些，反要壞些。而且偷竊的不是你，是那盧布在偷竊你呢，這盧布是主要的盜賊……

或當布萊曹夫與教士伯佛林的一段談話時：

布萊曹夫 我是世間的人！我全身是世間的！

伯佛林 (立) 人世是塵埃……

布萊曹夫 是塵埃麼？……您原來應該明白，人世是塵埃的！既是塵埃，而你身上穿着絲織的袈裟。既是塵埃，而你身上掛着金十字架！既是塵埃，而你還貪錢……

伯佛林 你當着青年女郎，做惡害人的事……

布萊曹夫 念經的女郎，念經的女郎…… (瓦瓦拉迅步上樓。) 你們這些傻東西

受的是狗獵兔兒的教育……爲了乞食的基督發財……

伯佛林 疾病使你發狠，一發狠，你就像野豬似的亂叫……

布萊曹夫 你走了麼？好極囉……

批評家們曾說，作爲一個性格看的布萊曹夫的意旨也正是全劇的意旨——「那永恆的死的問題。」不錯，布萊曹夫談到死，他探問人爲什麼必定要死，「靈魂」爲什麼深植在這樣「不堅固的肉體」中，上帝怎麼能允許一個強壯健康的人有這樣的不公正和笑柄？但是對於觀衆人生是充滿了意義的，「死的問題」是不能使他們沮喪的。布萊曹夫之談生道死，是因爲他周圍的生活是無意義的，悖理的。他的失望不僅是建築在一種生理上的死的恐懼，還更確實地建立在這樣的事實上：他周圍的那種腐敗的社會生活再不能給他以「抗死」的刺激了。布萊曹夫的哲學證明他的主旨——不是「那永恆的死的問題」而是一個階級的死。這對於我們有一種額外的興趣，那裏面，這個主題還作爲是一種戲劇的方法呢。

布萊曹夫說話使人信服，是因為他所說的每個字都是充滿着苦惱。他對他女兒舒拉懺悔：

布萊曹夫 躺下更壞，躺下等于降服。這就好像比拳似的。我只想說話。我要對你講。有那末一件事：我生活在陌生的一條街上！遇見的都是陌生人，有卅年老同陌生人在一起。我不願意你也是過這樣的生活！你的祖父幹着趕木筏的生活。而我呢……這個我無從對你表白出來。

布萊曹夫是從老百姓中出身的。他的父親是伏爾加河上的運木者。他遷到一條陌生的街上來，娶一個商人的女兒——克仙娜——作老婆，或者不如說他娶她的金錢。他的腦子，他的天才，他的精力，他都荒費在那些陌生人之中。現在他發現他自己陷在巴史金，道司契卡耶夫及支汪曹夫之流的圈子中了，他還知道這個圈子是在向死亡前進。他忠告他的女兒，不要再蹈覆轍。所有他的同情都保留在「他自己的街」上。他所關心的人，只有他那私生女，舒拉，和他的女僕格拉費拉——「一個誠實的村女。」他衛護那革命

者波達波夫 (Potapov)，因為她覺得他是在為「他的街」而奮鬥的。

在這樣的事實中並沒有矛盾：觀眾一方面為布萊曹夫深深地感動，同時又憎恨她那商人的氣質，他過去貪圖那歪曲，損壞人類的心地和才能的財產所遺下的一切殘物。在「布萊曹夫」的公演後，觀眾甚至覺得更喜反抗布萊曹夫的世界，舊世界，因為那劇本已把觀眾提到一種更高的人生水平，在這上面他要求一種廣闊的境界。

這劇本在筭佛里洛 (Gavril) 那一場的戲劇的隱喻中達到了它的最高點。一個救火員——加佛里洛·烏維柯夫——被認為在他的喇叭中有治病效力，請來吹走布萊曹夫的病。他裝着誠實的樣子自己說，「許多人都相信這事的。」布萊曹夫立刻就受了那種欺詐和愚弄，因加佛里洛的那種熱誠而動心了，就笑着接受了那種「手術。」那場面發展到一種有沉重比例之象徵的形象。這號手之被稱為加佛里洛（加佛里洛本是安慰人的天使之名——譯者）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他的喇叭一吹，家裏的人都跑出來了，如巴史金，支汪曹夫夫婦，道司契卡耶夫夫婦等，大家都驚駭極了。布萊曹夫跳到桌子

上去，嚷着：「……加佛里洛！你震聾他們的耳鼓！這是天使長加佛里洛吹號報告世界的末日……」

斯丘金 (Shechukin) 對於布萊曹夫的性格表現是應得最高的稱讚的。他的面前擺着那表演一種生理學上的解釋之危險，及那病理學上的辨證法。斯丘金果敢地踏過了這些艱難，他所強調的不是異智，心靈方面，而是那角色裏面的情緒和情感。斯丘金在他的面前固執着那「概念」，使它成爲他復活那角色的唯一的泉源。這防止了那表演使一種病理的成分浸入那形象中，而使它保持着一种有力的，現實主義的，「造型的」性格，在茲阿和夫 (Zakhava) 的導演之下，以那果敢而經濟的演出建立起來了。

把斯丘金的解釋拿來與列奧里道夫 (Leonidov) —— 他在「藝術劇場」表演布萊曹夫 —— 的解釋比較一下，是很有益處的。列奧里道夫本是「藝術劇場」的舊而堅固的一代中所遺留下的最偉大的演員之一。他是個具有深沉的氣質和明澈的頭腦之演員。他所表演的角色常是輪廓顯明而解釋深刻的。他在「卡拉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中的表演所受到的那種普遍的讚賞，也見之於他在蘇維埃時期的「藝術劇場」中對於「恐怖」一劇中的波諾丁教授一角的表演上，雖然這是一種極複雜的性格。對於那正在經過的情緒給予一些精細的心理的筆觸，這是「藝術劇場」的許多演員的特殊，不過列奧里道夫却代之以一種豐富，有力的刷工——一種偉大的氣質的波濤，不懼怕在一種粗暴，自然的態度中出現。

列奧里道夫在「恐怖」中的成功，使他在布萊曹夫一角上的失敗更堪玩味。他的布萊曹夫比起斯丘金的就遜色了，而斯丘金在天才和經驗上與列奧里道夫比起來，那斯丘金不過是一個學生。這種失敗並不是因為那角色不適合於列奧里道夫的天才——布萊曹夫正是一種「列奧里道夫的角色」——而是因為他的解釋恰與高爾基的劇本背道而馳。

那解釋上的異點可以這樣來表述：斯丘金表演了「生」，列奧里道夫表演了「死」。一個是表現了對生的愛，另一個就表現了對死的恐怖。斯丘金的布萊曹夫能夠說：「我

要死了，因此我能看見我周圍的人們的藐小和卑鄙。我恨他們，這就是我這樣嚴厲地譴責他們的原因，這就是我這樣不變地抗議的原因。越見衰弱，我的憎恨越見強烈；越見接近生活，我對於我曾經經過的那種虛偽的生活就越見覺得不安，我對於真理看得越見清楚，我就越易希望那正在逃避我的現實生活。」

反之，列奧里道夫的布萊曹夫就能說：「什麼東西使我與我周圍一切的人隔離？爲什麼我在厭惡他們的情形中對他們冷淡？因爲我要死了。在我快死的時間中，我同那些人——不管他們是誰——還有什麼樣的關係？我孤單單地死在那兒，整個卑賤的世界，伴同它那些卑賤的行爲。對於我就生疏，無關了。這我真不了解。誰來分受我這種悲慘的孤寂，就算他們這樣作了——這對於我會有幫助嗎？我的憎恨和厭惡會多給我一日的生命嗎？不會的，告訴他們讓我一人在這兒吧，巴史金，道司契卡耶夫之流及一切的人——我不要人來打擾我。」

這樣一種解釋絕不能算是這個劇本裏的一個角色，也不能對我們闡明那劇本，因

爲那劇本的發展並不是布萊曹夫對於他的環境的冷淡的一種發展，也不是關於死的對話的集中，而是對那環境的一種積極的抗議和挑戰。這就是說明列奧里道夫實在是那劇本中剝掉了它的情緒和它的智力，雖然他想使那劇本更爲豐富。他本想給予觀衆優美而新鮮的寶藏，可是他却給予了他們一個可憐的老人。

在某一方面，列奧里道夫可比斯丘金的布萊曹夫好，那就是在他表現實質的成分上，他自己聽聆着他自身裏面進展着的可怕的毀滅。我來舉出一段戲來說明這事：

一個無知的農婦，以驅魔著名，來到了布萊曹夫跟前。在這個場合中，斯丘金是失敗的。他只能使布萊曹夫嘲笑那無力的女巫。可是他的譏嘲頗有像機關槍打麻雀的效果。一個極反對死，生人及上帝的人，突然以全力來譏嘲一個愚蠢的老農婦，這使那譏嘲顯得瑣屑而虛誇。在這裏列奧里道夫可就強些了。他什麼也不說。他只是望着她——開始默認他的末日已到了，再沒有什麼可救他一救的了。要是他有任何希望的話，這個吟唱的女巫的諷喻也完全把它們壓碎了。這種沉默是全部的演出中最有力最悲慘的地方。

這一處與其它兩處——這就說明一切了。列奧里道夫就失敗於創造一種完滿而力強的性格。

斯丘金達到了他那些美好的結果，並不僅因為他是個優秀的演員。他的天才為這樣的事實激發了：他了解那社會主義的觀點，一個新人對於一切事情的看法。在斯丘金的表演中，你感覺到演員與他創造出的形象之間的真實的聯繫。——你能覺出他在那角色中的興趣，他對他正表演着的形象的那種聰明，嚴肅而又可信任的態度。那演員絕不容許他的形象滑下心理的探究中，或與外在的世界隔離。正相反，使人對於外在的世界有一種更強的認識。斯丘金的布萊曹夫是一種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形象。他所創造的形象會在蘇維埃劇場上保持着的一種偉大的勝利。（譯丁·約佐夫斯基的「高爾基與布萊曹夫」）

中華民國廿九年一月初版·全一冊

每冊實價五角

骨 肉 之 間

Yegor Bulychov and Others
By
Maxim Gorky

• •
: 所 版 :
: :
: 有 權 :
• •

原 著 者 高 爾 基

翻 譯 者 郝 拔 夫

發 行 者 郭 少 卿

出 版 者 文 匯 出 版 公 司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
大 廈 四 〇 五 號

總 發 行 所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大廈四〇五號